

清儒學案

世章



□ 12
3276
87

87
0758
38

天津徐世昌

先生鑒
頃者承
函知
貴處
有
意
欲
購
本
書
一
部
以
為
贈
送
之
物
不
能
不
為
之
喜
也
惟
本
書
現
在
已
經
售
完
矣
如
蒙
不
棄
請
向
本
館
接
洽
可
也
此
致
敬
頌
安
徐
世
昌
啟

門 口 12
號 3276
卷 87

清儒學案卷一百八十二

天津徐世昌

養知學案

養知始宗晦庵後致力於考據訓詁其治經先玩本文采
漢宋諸說以求義之可通博學慎思歸於至當初不囿於
一家之言故能溫故而知新明體以達用述養知學案

郭先生嵩燾

郭嵩燾字伯琛號筠仙湘陰人與曾公國藩劉公蓉相友善切
劘道義道光丁未進士改庶吉士丁父憂回籍粵寇圍江西省
城率湘勇往援圍解論功授編修參蒙古親王僧格林沁軍幕
回京入直南書房出爲蘇松糧儲道歷兩淮鹽運使福建按察
使擢廣東巡撫治軍理財負時望與總督不合去職歸里光緒

初召授兵部左侍郎充總理各國事務大臣出使英法兩國以病乞歸嘗以海外諸國非撻伐所及當深思因應之宜力戒朱明紛呶以弭近憂而宏遠謨其與外人交一持公誠屏矜氣歸於和劑於應辨難者仍直爭西人咸敬服焉光緒十七年卒於家年七十四在里主講城南書院兼思賢講舍啟迪後進如不及尤以扶植善類獎拔孤寒爲己任學者稱養知先生所著書禮記質疑四十九卷大學質疑一卷中庸質疑二卷訂正朱子家禮六卷養知書屋文集二十八卷詩集十五卷奏疏十二卷讀書記若干卷湘陰圖志三十四卷已刻行其未刻者周易釋例四卷毛詩餘義二卷綏邊徵實二十四卷

參神道碑

大學章句質疑

知止之知卽下致知之知大學工夫歸重誠意然非致知則意

之誠或流於偏而不足以盡道大學開端說箇知止而推言始終本末之序始提出明明德於天下窮究到致知誠意以顯明德新民之實功大義微言畢具於此孟子言知言養氣其論伯夷之隘柳下惠之不恭卽從知言推出於此體察入微乃見聖功之有本大學於致知誠意二者兩言此謂知本正是一串工夫章內知止知所先後與下知本皆喫緊歸到致知上所以致知二字尤爲大學之首功也

物有本末之物字卽格物之物知所先後之知字卽致知之知明德也民也所謂物也所以明之新之則事也修身以下明明德之事也齊家以上新民之事也知止者所以致其知也知所先後亦卽知止中事知止字重知所先後字輕此節申明上義正見知止歸重明明德上能明其德則所以新民者舉而措之

而已德者本也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以修其身始事也民末也
齊家治國平天下終事也有本而後有未能始而後能終故知
止者知所以明明德而止矣下云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卽知所
先後之謂也

鄭注以致知在格物別爲一節格物卽是致知故直曰在而不
曰先自誠意章以下首言所謂修身在正其心齊家治國諸章
並同此例疑此云致知在格物而結之以此謂知本此謂知之
至也卽朱子所補格物致知一章之義經文本自無缺也致知
誠意兩項並重致知屬知誠意屬行大學首言欲誠其意先致
其知卽中庸明善誠身之意非明無以爲誠也朱子以格物致
知爲入道之門務使人從事問學理明義足充積於心自有以
審乎善惡之歸以爲誠意之資中庸之以博學審問慎思明辨

爲擇善之功者亦此義也然誠意致知兩項工夫卻是並進不
能劃分先後故云致知在格物卽結之以此謂知之至也云所
謂誠其意卽結之以故君子必誠其意徑直析分兩章不更相
爲聯屬於此正見聖賢喫緊用工處其言致知處淺而略言誠
意處深而詳蓋致知之理易明而誠意之功難盡誠意者又爲
聖學之基也必致知乃能誠意尤必誠意乃能致其知大學之
精蘊正須熟讀深思而自得之

格物卽所以致知並非格物之外又別有致知工夫故曰致知
在格物格物二字已足盡致知之義包括中庸博學審問慎思
明辨四項在內乃其所謂物者非引外物以爲誠意正心之資
也在身曰意曰心推而暨之曰家曰國曰天下皆物也意心身
所以自治與家國天下所以待治之理推而至於名物度數因

革損益窮究其所以然而盡其所當然皆有一定不移之程度
是謂之格

爾雅釋詁格至也此格字本義須是窮究到至處引
申爲度格凡物到至處亦各有其限量格字兼此二

義致知所以在格物者極吾知之量不能踰乎物之則也致知

卽知止之義又案誠意之下接言正心此是聖功大段歸宿處
所以顯致知之用蓋此正字卽中庸之所謂中發之則爲中節
之和其工夫全在誠意而意之既誠停停當當不失其正則皆
致知之功也聖人從心所欲不踰矩正心之謂也劉蕺山於此
言莫精於意莫粗於心豈非孟浪

毋自欺者是誠意入手工夫自慊是誠意歸根氣象澈始澈終
祇是一箇慎獨工夫到誠意已是全體發見心隨理動一氣透
發出來更無客感紛馳攙入其中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歸併到
一條路上一發而全體俱見兩如字形容得氣象如此工夫祇

在毋自欺上此處更著不得工夫惡惡臭好好色全是從心款
中發出自然十分滿足是以謂之自慊

心廣體胖自是誠意之效置心廣大之中更無偏私之累已是
正心大段規模蓋誠意者盡性之功正心者定性之誼程子所
謂靜亦定動亦定廓然大公物來順應卽大學所謂正心而其
功全在誠意大學之要至誠意而極矣故曰必誠其意爲聖功
揭示第一要義不可輕易看過

中庸章句質疑

言天命固是人物統宗程子以上二語兼人物言之蓋謂中庸
盡人性以盡物性體物不遺道體元自如此然中庸喫緊在慎
獨而推本性之原於天以見人之所以與天地同量者其原固
無二也性含萬善者也道者仁義禮智信性之德也性麗於道

而原於天以待體於人則人自效其成能而物無與注以人物各循其自然而謂之道疑所謂自然者天道之無爲者也率乎性而爲道聖人盡性之功也人道也天旣命於人而有性而凝之以爲道則此道字不必虛屬之天率性者人道之有事乎率也非循其自然之謂也

朱子於大學補格物致知一章於中庸之慎獨分存養省察二義皆得之身體力行爲學者指示入德之方使有所據以自致其功姚江王氏極力攻之而卒無以相勝也然聖人之言包涵萬有於審端用力之初揭示其精微以待學者之自得之初不必繁爲之節目委曲詳備示人以不遺中庸之慎獨卽大學之誠意也非誠意則致知格物皆循外爲人者也工夫喫緊全在此慎獨二字又爲誠意喫緊工夫戒慎恐懼寫出慎獨一段精

神正示人親切下手處推至聖人之至誠澈上澈下工夫不越慎獨心意之存未有不發之於外者幾微之積未有不成之於鉅者故慎獨二字工夫至密操存卻至約朱子於此分存養省察二義加一倍提撕最有功於學者而以經旨求之所謂慎獨者直是常惺惺法工夫更無閒斷於幾之動而更加省察乃爲初學入手工夫疑於慎獨全體反有未盡

中和之具於人心者原是人人皆備然未發之中發皆中節之和何人體會得此由慎獨之極功聖人之成德有以立其本而舉天下以偕之達道乃盡中和之義其未發也未嘗不和然喜怒哀樂之未形則和之理含於心祇可謂之中發皆中節亦中之至矣而納民物於一中與爲酬錯而不踰其則氣象何等和和者中之發也中和二字直作兩項分析不得大本者自盡其

性孟子所謂反身而誠者是也達道者盡人之性下文所謂非自成己而已所以成物也合外內之道也中和原是性情之德卻須是有慎獨工夫乃能見之仁義禮智信實言其德人所同具者也中和者虛擬其狀惟聖人有此極詣似未可概之人人也

章句析中和爲二乃朱子喫緊用功語或問亦以詳辨之究其實中和二字微有體用之分而但就喜怒哀樂之情以未發已發言之則體用本自合一不能劃分爲二子思舉此二字形容道體其實卽中庸之道也以戒懼致中以慎獨致和朱子固有此一段涵養省察工夫而於操存處言中發動處言和工夫自是兼進朱子直自道其所學不必求合經旨至於致中以位天地致和以育萬物看成天地靜而萬物動天地爲體而萬物爲

用又爲之說曰初非有待於外中庸固言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於此正見聖學之全功無庸強生分別

生安學利困勉立此三義以示人求知仁勇之方知仁勇三者各有知行之別如求明理卽知中之知求勝私卽仁中之知求養氣卽勇中之知行字更是顯易據理以行知也秉公以處仁也以全力任之勇也章句以其分而言以其等而言似說得恹恹無歸宿自橫渠及呂與叔游定夫楊中立侯師聖諸儒並將勇字看得太輕致有此等分別經文分明言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如何輕易低昂張呂諸儒以生知安行屬仁尤爲倒亂經文知仁勇三者不能分輕重惟呂東萊一人見及之耳中庸下半篇發明誠字之用皆據成德言之而發端言誠先推

出誠字原由曰明善程子所謂義理之精微無可名但以善名之明善之功卽下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是也於此明卽於此誠疑此節引成語但歸重在明善誠身上又案在下位節與孟子所引略同疑古有是語而子思引之不必夫子之言也於獲上信朋友之義無取引此以揭出明善誠身之說而申上前定之旨亦見居下位而欲獲上治民必原本明善誠身道之存乎人無二致也章旨歸重誠字獨於此補出明善一層蓋聖功之本自上知以下皆必由明而誠爲困勉者示之程也

中庸以知仁勇爲綱以誠字爲歸宿知仁勇是發用工夫誠字是本始終離一誠不得知仁勇之極功惟其誠也所以爲誠亦卽在知仁勇上顯出擇善者擇此而已固執者執此而已擇善固執微分體用然擇善亦自有行在固執亦自有所學所問所

思所辨在五者之目卻不必分承擇善固執言之蓋此五者正兼指所擇所執之實功也擇善固執者求誠之方誠者體道之撰知仁勇三者則存誠之實也誠所以爲知仁勇之府也章句以擇善爲知固執爲仁於三達德中退除一勇字又析知仁而二之疑非經旨

中庸末章與首章相應首章言其全體末章則言其細密工夫也中庸開端便揭出慎獨字以後更不申序到此始顯出慎獨之全功曰闇然者慎獨之實體也曰淡曰簡曰溫慎獨之德之隨處呈露也曰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則慎獨切實下手工夫知民勸民威及天下平之徵於遠不在賞與怒之施而一皆其德之顯而求之於已而戒慎恐懼之心自生知敬信勸威爲德之符而由其風之動也則不睹不聞之中而幾生焉道

凝而心以裕知相在無言之存乎微而潛之必昭人不見而已
固見德之必顯天下仰之則固不踰隱微之地自繕其性功知
者知所以致力之方也

闇然日章是此章之要旨亦卽中庸一書之要旨曰拳拳服膺
曰逖世不見知而不悔曰庸德之行曰庸言之謹曰素其位而
行曰必自邇必自卑而總攝之曰慎獨皆所謂闇然者也曰誠
之不可揜曰誠則形曰不息則久久則徵曰不見而章不動而
變無爲而成曰遠之則望近之則不厭曰見而民莫不敬言而
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皆所謂闇然而日章者也
中庸慎獨兼有大學正心誠意工夫蓋慎獨者性功也統乎性
之全體者心也而心之存主謂之志志蘊於心顯別乎善與惡
之兩境而皦然不能以自欺則以心涵性而持養弗失章句所

云養養正心之謂也心發爲意而得於存養之後則於意之發
固已有所擇矣而幾微念欲之私隨意而動則反而繫之於心
而性之本體已漓其故章句所云省察誠意之謂也二者相資
而其幾尤莫切於意之發內省者於其意之發而省之而皆可
以無疚則其志慊斯以無惡於其心矣大學所謂意誠而后心
正此也章句於此言慎獨之事蓋慎獨者正心誠意所有事也
末節承上二節言德之化民有淺深仍繳歸到慎獨上慎獨者
澈始澈終之義也聲色卽賞與怒之發德卽敬信之存無聲無
臭則於穆不已而但見爲篤恭者也船山云誠者所以行德敬
者所以居德無聲無臭居德之地也無妄之謂誠無妄者行焉
而見其無妄也無聲無臭無有妄之可名也故誠天行也天道
也敬天載也天德也君子以誠知仁勇而以敬居誠聖功極矣

此中庸一書歸結到慎獨之旨故僅謂聖人與天德合無聲無臭而人自化猶未盡中庸之旨趣也章句但以爲形容不顯篤恭之妙則於義爲贅矣

禮記質疑

王制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鄭注此小學大學殷之制孔疏下云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左學小右學大此云小學在公宮南之左故知殷制也嵩燾案周禮師氏居虎門之左以教國子弟凡國之貴游子弟學焉使其屬守王門保氏使其屬守王闥蔡邕明堂論所謂周官有門闥之學是也此公宮南之左卽虎門之學以教國子者禮言諸侯之學僅見於此而文王世子言始立學似亦據諸侯之學言之而東序瞽宗上庠之名畢具後言語於郊以德進事舉言揚三者爲之程而

兼及曲藝則又學之通及於庶人者辟雖爲天子之學領宮爲國學則專以教國子大司樂掌成均之法而合國之子弟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大胥掌國士之版以待致諸子鄭注並以公卿大夫之子弟言之正與虎門之小學相當不得下及庶民州里庶民之秀者由鄉學升之國學國都以內庶民學者必由郊學升之國學文王世子所云四郊之學以德事言三者之選卽升學之法也禮文錯綜言之可以推考而知其大略鄭氏援此以定四代學制而云上庠右學大學也在西郊下庠左學小學也在國中王宮之東東序東膠大學也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虞庠小學也在西郊禮器注云領宮郊學字或爲郊宮孔疏因謂魯以小學爲領宮天子亦以小學爲辟雖引鄭駁異義三靈一雖在郊展轉相沿與禮經之言學制無一合者周

立四代之學文王世子言上庠虞學也東序夏學也瞽宗殷學也庶人之學名虞庠所謂虞庠在國之西郊是也所以名之大學者亦國學之分凡州黨之學貢之成均者必升之郊而序進焉曰大學大郊重其名也國老者卿大夫致仕之老庶老者庶人之老養國老於國學養庶老於庶人之學經義原自分明虎門之學自八歲以至十五始就學者入焉故曰小學其餘通謂之大學小學爲子弟之始學者羣聚其中而以之養老可乎鄭氏於大學小學之名言之未晰而學名之與學制聚訟至今益滋淆亂矣

王制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鄭注析言破律巧賣法令者也亂名改作謂變易官與物之名更造法度左道若巫蠱及俗禁嵩燾案鄭意分列三項言之疑此云亂政卽孟子

所謂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而統括之於左道析言以下四者皆左道也析言如鬼谷子之七術鶡冠子之四稽五至韓非子之五蠹破律如老子之絕聖棄智莊子之剖斗折衡墨子之非樂非儒亂名如公孫龍子之堅白異同慎子之椎拍輓斷改作如商君之開塞耕戰書鄧析子之竹刑其言悖於聖賢之道而用以矯虔天下終至於亂政下文行堅言僞學博順非用之爲學足以害教此用之爲道足以害治其事同也

文王世子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爲之鄭注于讀爲迂猶廣也大也孔疏古人益君則勤苦周公益君則逸樂嵩燾案陳氏祥道云周公以臣而攝君之政成王以君而學世子之事此所謂迂也自勝鄭注然據下文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尊

則君也是教世子之責惟君任之周公抗世子之法於伯禽迂其道以曲善其君聖人之心之所以爲仁至而義盡也武王始崩周禮未定周公攝政用殷禮以冢宰總己以聽而成王之德固未有成而已立爲君不當以世子之教督責之故齒伯禽於學以使與成王居習聞正言行正道相與有成伯禽非世子也教以世子之法而不嫌於偏故抗教伯禽卽所以善成王而不涉於專故曰迂方氏慤云優爲之者言爲之有餘而不迫也禮運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鄭注魯之郊牛口傷鼯鼠食其角又有四卜郊不從是周公之道衰矣言子孫不能奉行興之嵩燾案義疏引蔣氏君實據呂覽魯惠公使宰請郊廟之禮天子使史角諭止之以正注疏之失郝氏敬據魯頌周公之孫莊公之子言春秋書郊自僖公始義至詳矣然考論衡引今

文尙書說周公死成王感風雷之變以天子禮葬周公說與洪範五行傳同史記周公卒曰必葬我成周以明不敢離成王成王葬周公於畢示不敢臣周公也說與尙書大傳同史記又言成王命魯郊魯有天子禮樂者以褒周公之德也漢初諸儒傳說皆如此細玩明堂位之文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牡又云大路殷輅也蓋周公攝政用殷禮殷有天下三十二世兄弟相及者十五世凡九傳而至大戊以弟繼雍己而立爲殷中宗又十年而至盤庚以弟繼陽甲而立殷道復興周公遂繼武王以有天下猶之用殷禮也既定周禮歸政成王而後世及之制定所以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周公固已攝位爲天子也其禘周公用白牡而乘木路猶之用殷禮也經言以禘禮祀周公周公而下不敢干也周公制禮作樂在成王時方策所載制度

所貽魯必備有之其儀文亦習而行之春秋列國大夫相語皆言魯秉周禮正以儀文典策之備存也東遷以後王室板蕩故府無徵僖公因周禮舊文僭行祈穀之祭春秋之書郊聖人之微旨也成王命魯公祀周公而用禘禮未嘗命之郊也漢初諸儒展轉傳會其義亦隱經並郊禘言之若春秋書吉禘於莊公書禘於太廟用致夫人禘禮之失亦多矣而終引杞之郊禹宋之郊契爲說仍但以郊言之以明魯郊非周公之法度也明堂位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鄭注周公攝王位以明堂之禮儀朝諸侯不於宗廟辟王也嵩燾案逸周書作雒解作大邑成周乃位五宮太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其明堂解周公攝政六年會方國諸侯於宗周大朝明堂之位周頌清廟序周公既成雒邑朝諸侯乃率以祀文王我將序祀文王於明堂也

周公營東都朝會諸侯因建明堂洛誥云王在新邑烝祭歲王賓殺禋咸格是爲成王始政會諸侯東都而周公勅爲之制故曰周公朝諸侯明堂之位爲其位皆周公所勅定也其云天子則成王也自漢以來明堂之說聚訟尤紛鄭氏以爲明堂太廟路寢異實同制蔡邕以爲明堂太廟辟離同實異名鄭所據周禮匠人蔡氏所據大戴禮盛德篇皆各得其仿佛而未盡也覲禮諸侯覲於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於其上上介奉其君之旅置於宮公侯伯子男就其旅而立周禮司儀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宮旁一門卽太宰所謂大朝覲會同是也疑古皆同此制周公營洛邑朝會諸侯始正其名曰明堂而宗祀文王於此明堂位一篇正詳此制此東都朝會諸侯之明堂也考工記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

明指王宮言之故其前曰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其後曰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所謂明堂者天子之路寢也文二年左傳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杜注明堂祖廟也言周志則自周相承以太廟爲明堂樂記祀乎明堂而民知孝祭義祀乎明堂以教諸侯之孝此又宗廟之明堂也先儒必合而一之其說乃始支離而不可通考工記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凡堂後曰室室左右曰東西房房前曰東西序序左右曰東西夾室分言之曰室曰房合言之曰五室房室之廣視堂而室有四隅戶東牖西其戶牖之間謂之依其廣視堂之中房與夾室之廣半之周禮所謂二筵者言其脩也非言其廣也以其前倣通謂之明堂其朝會諸侯之明堂卽覲禮所謂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四傳擯天子亦以其時拜日東門外禮

日南門外禮月與四瀆北門外禮山川邱陵西門外家語孔子觀乎明堂觀四門墉蓋堂中而門四達周公始定其制曰明堂東遷以後無復朝會諸侯之盛天子卽其地以視朔於是有明堂月令之書其云青陽明堂大室總章元堂蓋周秦諸子舛爲之名呂覽淮南子言以出四時之令因謂之月令而淮南子云東宮御女南宮御女中宮御女西宮御女北宮御女又因鄭注周禮小寢五之文傳會及之然其言朝於青陽明堂太室總章元堂與所居宮二事自較月令爲明晰大戴禮因有九室十二堂之說李謐明堂論始牽合考工記之五室通左右夾房爲九其實明堂南嚮其中太室宗祀文王月令之言左个右个謂左右隅耳安得有九室之制如大戴記所云乎周秦諸儒博采異聞證成其說其後漢武帝時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大率依

倣大戴記之文後世儒者能辨公玉帶之誕而於大戴記之泛引異聞無能一加辨證固不如鄭注之依考工記爲說猶爲得其正矣

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鄭注同之於周尊之也嵩燾案世及之禮至周始定殷以前兄弟相及苟長且賢則民望歸之武王崩而周公總己以聽殷禮也是時周禮未定周公遂踐阼以君臨天下亦猶行殷之禮也傳曰周公成文武之德蓋武王在位三年未遑禮樂周公踵而成之而後禮樂備王道洽所以七年而始歸政者周公身任聖人之德爲萬世定禮樂之準有所不得辭也而周世之基亦定於此至於七年歸政天下曉然於周公之用心而其經營周室之大勳亦昭然竝揭於天下成王賜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惟歲時祭饗周公爲然非魯之

君所得僭也明堂位一篇多出魯儒之附會然其言固亦有本周公之得踐阼爲天子殷禮也成王以天子禮樂祀周公而乘以木路牲以白牡亦猶行殷之禮也辭雖誇而意有專繫魯之僭郊僭禘非成王之過也於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禮樂一語見其義之嚴矣

喪服小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鄭注始祖感天神靈而生祭天則以祖配之嵩燾案鄭注祭法以祭昊天於圜丘曰禘祭上禘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其注大傳云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其注周禮大司樂云天神主北辰地示主崑崙人鬼主后稷三禘大祭也此祭天圜丘以魯配之鄭意圜丘祭天南郊祭感生帝而以圜丘之祭爲禘又併

禘郊二者混合爲一其義皆主於祀天祭法疏禘文在郊前故知是圜丘爾雅釋天禘大祭大祭總得稱禘引河圖握矩記云姜嫄履大人迹生后稷又中候云姬昌蒼帝子以證感生帝之說實爲鄭義所本然爾雅釋天先舉四時之祭以次及祭天祭地祭山祭川兼及師祭馬祭而後言禘言釋所謂禘大祭實主宗廟言之祭法言禘郊祖宗則四代所以宗事其先既配其祖於郊又推其祖所自出而祭之爲禘魯語言禘郊祖宗報五者國之典祀似祖宗有廟禘郊報三者皆無廟周人宗祀文王於明堂而以后稷兼郊與祖周之創制也而世室之祭不遷則猶祖宗之義也漢書韋玄成毀廟議云祭義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爲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極合此經之義而以祭天爲

言周秦之交禮經瀆失褻天誣祖漢儒因相承爲說董仲舒亦曰天者祖之所從出也其云立四廟自據始有天下言之祖者四廟之始祖虞夏之祖顓頊有未及四世者其時祖宗之名未立而推原四廟之祖所從出而爲之祭殷周以後沿之而奉契與祭爲始祖祭禮之相襲而文乃漸備也亦時爲之也其四廟之制則自三代以前所沿而不變者也韋氏玄成爲得其義而據祭天爲辭鄭注因之遂以禘當圜丘之祭王肅之難鄭義於此爲尤允國朝諸儒猶援國語言禘郊者與烝嘗宗廟對文以申鄭義不知烝嘗有廟禘郊無廟而楚語之言天子禘郊諸侯宗廟則正以禘郊賅宗廟之義明禘郊之禮惟天子行之諸侯不得同也固不能據此以證禘郊之均爲祭天矣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

而郊繇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嘗而郊其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嘗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案喪服小記大傳兩言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竝述宗廟之制史記紀五帝世繫一依大戴記帝繫之文其流傳蓋遠此經言禘法與帝繫之文正合卽諸經之言禘其祖之所自出亦足互相證明堯與舜同祖黃帝而堯之先玄囂降居江水舜之先昌意降居若水推原所出而禘黃帝不得稱祖而祖嘗以爲有天下之始史記舜受終於文祖固曰文祖者堯太祖也舜承堯有天下不能遂廢堯祀於是推嘗以配天而自以世繫祖顓頊而奉堯爲宗明天下之統之有由受也尙書又曰受命于神宗神宗者堯也禹有天下而宗舜猶舜之宗堯也啟以後之宗禹則三代家天下者之法也其稱祖則必先祖之始受命者穀梁傳曰始封必爲祖舜禹

之祖顓頊殷祖契周祖稷其義一也而后稷以始祖配郊周人於此制義尤精自夏殷襲虞制郊其所親非推本所出以配天之義程子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本所自出以祖配天未宜援親與功以示尊也文武二世室之祖宗與太祖同不祧又與夏殷之稱祖義別傳曰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宗祀文王爲周公言也周之勅制也東周以後因東都明堂之舊竝祀文武左傳所謂天子有事於文武是也記禮者彙次以爲之說四者之祭歷代各有取義不必強而同之鄭注喪服小記始祖感天神靈而生注大傳王者之先祖皆感大微五帝之精以生遂以郊祀之天爲感生帝生民之詩曰履帝武敏因是有姜嫄履梅之說商頌曰天命玄鳥因是有簡狄吞卵之說詩人之言明天命之有自來也殷周之祖之所自出

響也豈曰感生自天哉自堯弘明鬼神以誘惑末世之人心流傳誣謬遂至於此漢儒傳經者樂據之以爲說而感生帝之名以立王肅辨之允矣今但據經以明其義於諸儒聚訟之言略而不論黷天誣經實周秦間儒者爲之也

文集

周官九兩繫民說

周官九兩繫邦國之民兩者比而合之聯而屬之聖人知民之情散而無紀羣而無序無紀則亂無序則爭使相與比合聯屬以自爲理制爲封建使各君其地牧者諸侯之任牧民者也六官之長各以其職屬民觀象讀法以作其役民知其爲貴者順而從之大司樂及師氏保氏任教國子皆師也成均之法凡有德者有道者使教焉則儒也是四者制之國家者也宗法者士

大夫之各繫屬其家者也主者賓之對也凡坐而制人以資其衣食皆謂之主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輪輿冕裳之屬皆任爲主史記貨殖傳行賈之地名之都會鐵冶鼓鑄或役僅千人是二者任之士民者也吏則比閭族黨之能屬其民者友如以文會友老聃在孔氏前已有徒眾孔氏之徒至三千人子華使齊冉子請粟任之義也藪者虞衡作山澤之材藪牧養蕃鳥獸皆是也是三者任之有司及有學行與其任之地皆使自相聯屬者也謂之得民蓋實分有其民而使知所因依以盡其力道有三養之教之董而治之使人人自相親亦使人人自相理周秦之交無與繫民民乃起而爲盜於是國家制爲法令禁使不得相聚而爲盜者籠致天下之民亦各有其術焉禁之愈嚴其趨愈眾民之羣分而類聚也亦天地自然之機也分民以與天

下共之使自爲聚而後民氣深固而不可搖聖人觀人心之通以達人情之變嗚呼微矣

讀孟子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閒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夫使其君昵比匪人亟行亂政坐視而莫之救而曰格其心之非君心之非烏從辨之然且曰譽望足以弭其邪心容止足以銷其逸志彼其用人行政彰彰者如是而何譽望容止之足以相懾哉嗚呼孟子之言至矣君心之非非能虛擬其然也必實有所存漢武帝之用桑弘羊孔僅而行均輸之政也征討巡行宮室之所取給也唐德宗之用竇參裴延齡而建瓊林大盈二庫也所好利也宋神宗之用王安石行新法也志不忘幽燕也辨君心之非者亦辨之所用之人所行之政而已矣神宗初立

文潞公方爲宰相上以理財爲急責宰相以養兵備邊留意節財潞公不能辨也畢仲游上書溫公安石以興作之說動人主患財之不足也爲今之策當大舉天下之計深明出入之數以諸路所積之錢穀一歸地官使天子曉然知天下之餘於財溫公不能辨也明道程子自安石用事未嘗及於功利夫神宗之言功利則亦當世之急務矣太宗謀任曹翰取幽燕趙普阻之則急儲封樁以待子孫之興然卒無益神宗之心猶是也賢如程子不能辨也夫能辨知其心之非而格之人與政之得失皆可言也不能辨知其心之非而格之人與政之得失無可言也無能勝其私與欲而持之也益堅未有幸而聽焉者也神宗之心賢者之心也其所爲非易格也然且不能彼伊周之贊成君德者何如哉

綏邊徵實序

堯舜三代封域可考見者蓋莫遠於唐莫狹於周古之有天下因朝會之國奠定之而已其不與朝會者王者不相強也而屏之爲夷狄非有劃然中外之分也司馬遷言黃帝北逐葷粥匈奴傳又稱其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維樂彥括地志湯放桀於鳴條其子獯鬻避居北野中國謂之匈奴獯鬻卽葷粥其原始於黃帝時桀子亦君其國歷周又爲玁狁懿王時玁狁侵暴及涇陽遂爲夷狄深入中國之始戰國之世燕趙世有邊患趙築長城自代至陰山下傍高闕爲塞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秦併天下築長城渡河蓋亦循燕趙之舊而西北因河爲塞自是以後中國地逾萬里而邊防戰守之略益繁矣善夫班氏之論曰聖王制御蠻夷來則懲而禦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貢

獻則接之以禮羈縻不絕而常使曲在彼自唐劉琨述武指駁班氏之失以謂詳而未盡後世儒者襲用其說務爲誇誕而後漢唐控御夷狄之大略絕於天下者七百餘年新莽時嚴尤論御匈奴無得上策者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劉琨反之以爲周得上策秦得中策漢得下策周世玁狁未至彊盛眈戎之難平王東遷遂喪成周安得有策哉持論者徒曰閒隔華夷無窮兵而已不欲窮之於秦漢彊盛之時而乃窮之於靖康紹興積弱之日此又何說也班氏之言曰搢紳之儒則守和親介冑之士則言征伐董仲舒大儒魏相名臣皆搢紳之儒也南宋之初言戰者一出於搢紳而韓世忠岳飛之流猶斷斷然能以戰自效繼是而文吏高談戰略武夫將帥屏息待命神沮氣喪功實乖矣是以宋明之世議論多可觀者而要務力反班氏之

言常使曲在我晉太始中西河郭欽請及平吳之威徙南匈奴
雜胡塞外最爲要略蓋漢之失計莫甚於處匈奴西河美稷平
吳之初謀臣武士之略其機可用也過此而固不能矣唐世因
之令回鶻屯沙苑留族太原列舍雲朔閒而不知懲書生之言
競其虛而不務詳其實持其末而不務竟其原於是論次秦漢
以來下訖於明邊防戰守之宜著其得失其於歷代成敗之跡
折衷一是不繫功過而興衰治亂之大原因是可以推見命曰
綏邊徵實徵實者所以砭南宋以後虛文無實之弊也後有君
子以覽觀焉

罪言存略小引

嵩燾年二十而煙禁興天下紛然議海防明年定海失守又明
年和議成又五年而有金陵條約又十二年而有天津條約又

二年定約於京師又十七年而有煙臺條約凡三十七八年事
變繁矣當庚子辛丑閒親見浙江海防之失相與憤然言戰守
機宜自謂忠義之氣不可遏抑癸卯館辰州見張曉峯太守語
禁煙事本末恍然悟自古邊患之興皆由措理失宜無可易者
嗣是讀書觀史乃稍能窺知其節要而辨正其得失久之益見
南宋以後之議論與北宋以前判然爲二然自是成敗利鈍之
迹亦略可觀矣閒語洋務則往往摘發於事前而其後皆驗於
是有謂嵩燾能知洋務者其時於泰西政教風俗所以致富彊
茫無所知所持者獨理而已癸亥秋權撫粵東就所知與處斷
事理之當否則凡洋人所要求皆可以理格之其所抗拒又皆
可以禮通之乃稍以自信退而語諸人一皆扞格而不能入矜
張傲睨而不能與深求蓋南宋以來諸儒之議論錮蔽於人心

七八百年未易驟化也衰病頽唐出使海外羣懷世人欲殺之心兩湖人士指斥尤力亦竟不知所持何義所據以爲罪者何事至摘其一二言深文周內傳會以申其說取快流俗竊論洋人之入中國爲患已深夫豈虛憍之議論囂張之意氣所能攘而斥之者但幸多得一二人通知其情僞諳習其利病卽多一應變之術端拱而坐收其效以使奔走效順而有餘非徒以保全國體利安生民而已奉使兩年處置事理蓋繁要皆一時一事之利無當安危大計稍檢奏議書說詳論洋務機宜數通刊而存之爲夫鄉里士大夫羣據以爲罪言命曰罪言存略質諸一二至好以通其蔽而廣其益亦不敢望諸人人能喻知此理也

致曾沅甫書

常論宋儒發明聖學至精密獨有一事與聖道大反數百年無能省悟聖人之立教曰慎言曰其言也訥曰古者言之不出曰巧言亂德曰言無實不祥無相獎以言者堯舜之授禹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內自忠於一心而不敢及於天下之得失而卽繼之曰無稽之言勿聽是自聖賢之治天下與其所以自治者無不以言爲大戒宋儒顧不然凡有言者皆善也乃至劾歐陽公劾富鄭公文潞公皆謂之直臣矣凡事皆可言也乃至採宮禁之傳聞陳鄴夫之猥陋皆謂之善諫矣歷觀言路得失其間賢愚錯出人才勿論也較其功過與其利病敢直斷之曰自宋以來亂天下者言官也譬之一家有家督有百執事有役耕之農有書記教讀而爲之家主者一切漫無考究而專責一二人以言其家必亂一家之微猶足以亂況天下乎諫臣之有專官

隋唐不得已之政也其以諫爲名猶曰所匡正者君德也爲之名曰通言路所通者主德之蔽也民情之隱也豈若自宋以來縱言官之囂賄賂恩怨惟其所陳既有罪矣猶羣相與力護之以是爲通言路人心之蔽豈有窮哉唐宋之言官雖囂尙無敢及兵政南渡以後張復仇之議推陳兵事自諸大儒倡之有明至今承其風持兵事之短長尤急末流之世無知道之君子正其議而息其辯覆轍相尋終以不悟西夷之專求實用由中國虛文無實相推相激以贊成之亦豈非天道然哉又鄒衍五德相嬗之說上古以來一姓代興各有崇尚以成風俗蓋亦自然之理區區假五行之說索之於微此鄒衍之陋也自漢唐迄今政教人心交相爲勝吾總其要曰名利西漢務利東漢務名唐人務利宋人務名元人務利明人務名二者不偏廢也要各有

其事勝好名勝者氣必彊其流也攬權怙黨而終歸於無忌憚好利勝者量必容其流也倚勢營私而終歸於不知恥是說也吾於數年前及之曾以告胡文忠公自謂篤論故明人以氣勝得志則生殺予奪泰然任之無敢議其非本朝以度勝得志則利弊賢否泛然聽之亦無敢議其非一代之朝局成而天心亦定終明之世居位者大率負彊使氣傑魁人也本朝則賢者優容不肖詭隨非是則羣以爲怪愕而天亦常假手不肖以傾去之使不得發攄稍能持正議務名實振厲紀綱考攬人才輒曰是無度量吾抑不知所謂度量者將用以何爲也司馬德操之言曰識時務者爲俊傑吾則以不爲風氣所染爲俊傑講學治經亦然宋明之語錄本朝之經說皆風氣之爲也君子未嘗不爲之而固非道之所存矣自非深識特立之君子介然無與於

風氣烏足與論時務哉

附錄

陳蘭甫云經學難者三禮國朝經學極盛諸經師林立而兼治三禮者蓋寡湘陰郭公兼治三禮著書滿家紬繹乎禮文反復乎注疏必求心之所安而後已其有不安則援據羣經稽覈六書而爲之說故有易注者有易疏者有與注疏兼存者於國朝經師中卓然爲一家

禮記質疑序

王益吾云先生當咸豐己未從僧王贊理天津海防於當日中外違言積釁其機易轉其事至順卒以至計不定一潰不可收拾拊膺裂眦憾事權之不己屬厥後外綰疆符內趨譯署熟睹外患日深中國應之愈無其具其密陳於君父之前及與同僚爭論侃侃不少避屈常思發抒志慮爲國家定長治久安之局

而卒不得一遂及奉使務平情達理一切決去壅蔽順事而恕施之使人驩然自通其意此先生學問之緒餘而西人所以尊重先生惟是而已至於沈幾覘國常維持於未然而國家隱受其益則西人無由知而中國亦未有知先生之深者

畫像序贊

繆藝風云先生於舉世譁笑之中求其所以爲保邦制治以自立於不敗而知宋以來士大夫之議論虛僞誇張不求實用一禍宋再禍明以至本朝所言均決於機先並以鴉片爲當禁教民應分別約束鐵路應辦鑛務應開一切內政當整頓而練兵爲後皆閱歷有得之言

書事

養知家學

郭先生慶藩

郭慶藩原名立墀字孟純號子澗養知先生弟崑燾之子也幼

敏異年十五補縣學生食廩餼屢躋鄉舉援例得通判軍功累保至知府分發浙江乞假歸養黎莼齋出使日本奏調爲參贊官以嬰疾未赴嘗上書李文忠公鴻章以爲製造招商等局僅收外人所得利什一宜勸輪舟倣公法貿易外洋收利權又言於王文勤公文韶論鐵路電報郵政礦務四者宜急舉其明識遠慮已抗言於事前二十年矣後以道員改發江蘇光緒二十二年遭母喪以毀卒年五十有三所著有許書轉注說例一卷說文經字攷辨證四卷說文答問疏證補誼八卷說文經字正誼四卷合校方言四卷莊子集釋二十四卷泊然齋文集二卷梅花書屋詩集六卷澗園賸稿二卷尺牘八卷

參王先謙撰墓志銘

養知交游

曾先生國藩

別爲湘鄉學案

劉先生蓉

別見湘鄉學案

陳先生澧

別爲東塾學案

王先生先謙

別爲葵園學案

清儒學案卷一百八十二終

清儒學案卷一百八十三

天津徐世昌

曲園學案

曲園之學以高郵王氏爲宗發明故訓是正文字而務爲
廣博旁及百家著述闔富同光之間蔚然爲東南大師述

曲園學案

俞先生樾

俞樾字蔭甫德清人道光庚戌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編修
咸豐五年爲河南學政奏請以公孫僑從祀文廟聖兄孟皮配
享崇聖祠並邀俞允七年以御史曹登庸奏劾罷職既返初服
一意著述嘗曰治經之道大要有三正句讀審字義通古文段
借三者之中通段借爲尤要蓋以高郵王氏父子之學爲主最

先著羣經平議自謂竊附經義述聞之後又著諸子平議校正誤文發明古義則繼讀書雜誌而作又以周秦兩漢至於今遠矣執今人尋行數墨之文法而讀周秦兩漢之書執今日傳刻之書而以爲古人之真本此疑義之所日滋因刺取九經諸子爲古書疑義舉例七卷爲例八十有八每條各舉古書數事使讀者習知其例有所據依蓋小變經傳釋詞之例而推行之先生說經之作甚多而於易尤深所著易窮通變化論以虞氏之旁通行荀氏之升降力闢焦循先以本卦相易之謬其說最爲精確又著卦氣直日考卦氣續考邵易補原互體方位說皆得先儒說易之要若良宦易說則不離乎訓詁之學易貫則發明聖人觀象繫辭之義玩易五篇則自出新意不專主先儒之說先生罷官後主講蘇州紫陽上海求是各書院而主杭州詒經

精舍三十餘年課士一依阮文達成法著籍門下者甚眾自少卽有著述之志中歲以後纂輯尤勤所著有羣經平議三十五卷諸子平議三十五卷第一樓叢書三十卷曲園雜纂五十卷俞樓雜纂五十卷茶香室經說十六卷經課續編八卷茶香室叢鈔二十三卷續鈔二十五卷三鈔二十九卷四鈔二十九卷賓萌集六卷外集四卷春在堂雜文二卷續編五卷三編四卷四編八卷五編八卷六編十卷補遺六卷春在堂詩編二十三卷春在堂詞錄三卷并隨筆尺牘雜著總稱爲春在堂全書都二百五十卷光緒二十八年以鄉舉重逢詔復原官三十二年卒年八十有六

參史傳 尤瑩輯年譜 繆荃孫撰行狀

羣經平議序

同治建元之歲由海道至天津寓於津者三載而羣經平議三

十五卷乃始告成念少年精力爲舉業所耗通籍後又居館職習詩賦至中歲以後始退而掣經所謂困而學之者非歟庸足以知聖人之微言大義乎雖然本朝經學之盛自漢以來未之有也余幸生諸老先生之後與聞緒論粗識門戶嘗試以爲治經之道大要有三正句讀審字義通古文假借得此三者以治經則思過半矣詩曰昔我有先正其言明且清聖人之言豈有不明且清者哉其詰籀爲病由學者不達此三者故也三者之中通假借爲尤要諸老先生惟高郵王氏父子發明故訓是正文字至爲精審所著經義述聞用漢儒讀爲讀日之例者居半焉或者病其改易經文所謂焦明已翔乎寥廓羅者猶視乎藪澤矣余之此書竊附王氏經義述聞之後雖學術淺薄儻亦有一二言之幸中者乎以其書成最先故列爲函書第一

是書也成藏之匣中未出也同治四年春天津有張少巖汝霖者取其書第十四卷刻之以此卷專論考工記世室重屋明堂制度可單行也壽陽相國見而好之寓書曰歷代明堂之制見於秦氏五禮通考其中辨正舊注者不爲無功要亦互有出入未足以難鄭也陳氏五經異義疏證采輯近儒新說又案而不斷鮮所折衷吾子據隋書宇文愷傳訂正考工記一字之衍遂使記文八十一字略無齟齬且於鄭注之誤駁正無遺三代世室重屋明堂相因之制燦然在目而秦漢以來規模亦略具於斯誠覃思精義有功經傳者也閻夢巖農部汝弼亦好之介相國而求焉於是人始稍稍知有此書矣是年夏宋雪帆侍郎以使事至津索觀三禮平議謂余曰高郵王氏之學固極精審然多考訂於一字一句之間若子之書則有見其大者殆將駕而

上之乎因謀以儀禮平議二卷刻之京師余旋南歸未果也余既南歸蔣薌泉撫部時爲吾浙方伯知余有此書力以刊刻自任杭州劉笏堂太守以余書尙無定本以時寫定嗟乎本朝經術昌明諸老先生說經之書浩如煙海余此書又何足道而諸巨公必欲刻而行之世豈以其中固有一二言之幸中者乎抑或以數十年來茲道衰息將振而起之而姑以余此書爲嚆矢乎後之君子必有以辨之

考工記世室重屋明堂考

夏后氏世室

樾謹按世室卽大室也世大古通用合五室而名之故曰大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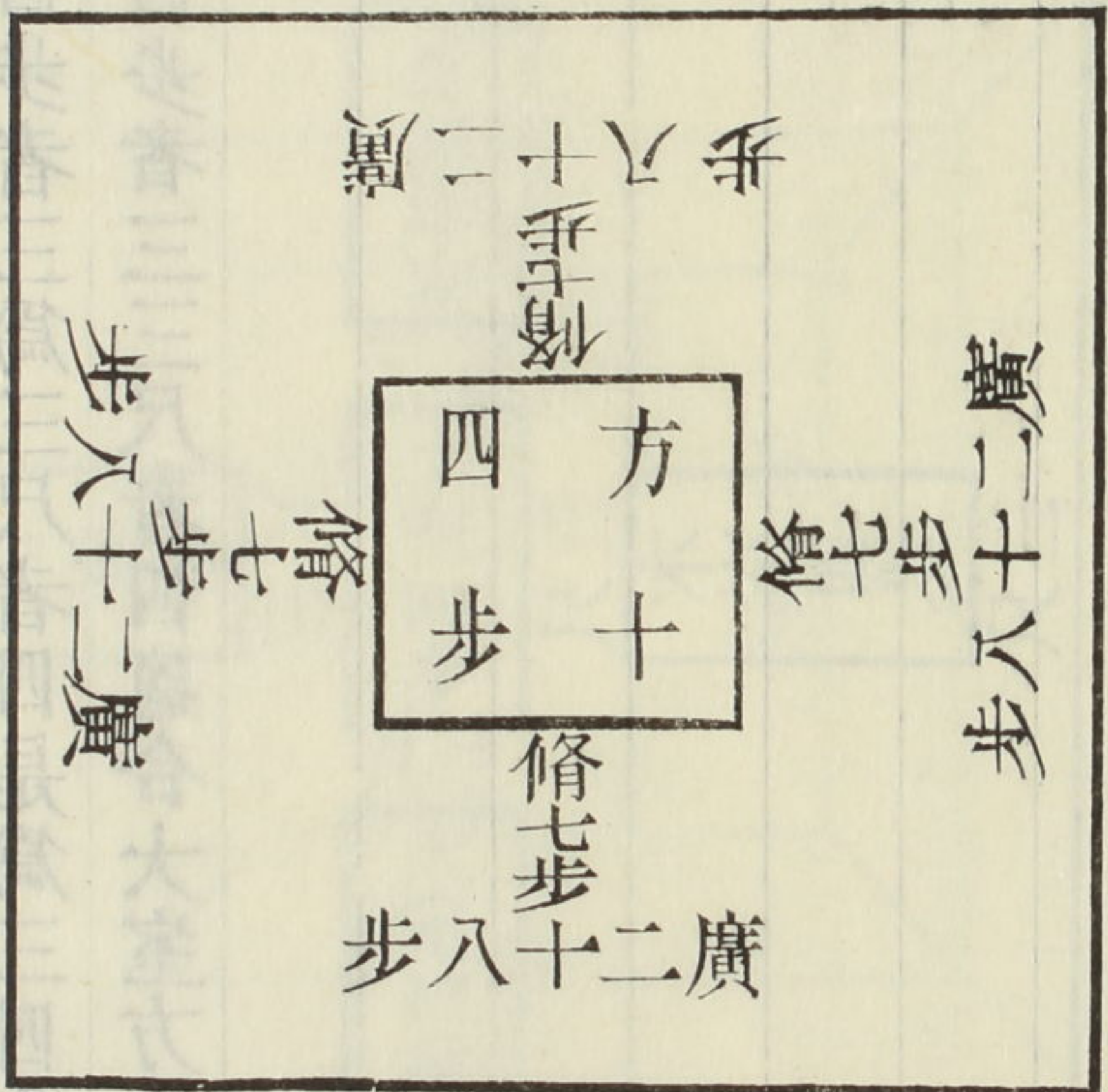
堂脩二七

樾謹按二字衍文也隋書宇文愷傳愷奏明堂議日記云堂脩七山東禮本輒加二七之字何得殷無加尋之文周闕增筵之義研覈其趣或是不然讐校古書竝無二字此乃桑間俗儒信情加減然則隨時古本竝作堂脩七鄭君所據之本亦當如是鄭意五室皆在一堂之上疑堂脩七步不足容之以爲是記人假設之數使人以七步推算非是止脩七步故下注云令堂脩十四步此乃鄭君以意說之謂設以二七推算則是十四步也下注又云令堂如上制可見十四步之數是鄭君假設若記文本作堂脩二七則是實數如此何言令乎學者從鄭義作十四步遂增記文作二七改經從注貽誤千古矣今以下文證之殷度以尋堂脩七尋周度以筵堂脩七筵然則夏度以步堂脩七步理無可疑當據宇文愷議訂

正大室之外四面有堂其南明堂其北玄堂其東青陽之堂其西總章之堂凡堂皆脩七步

廣四脩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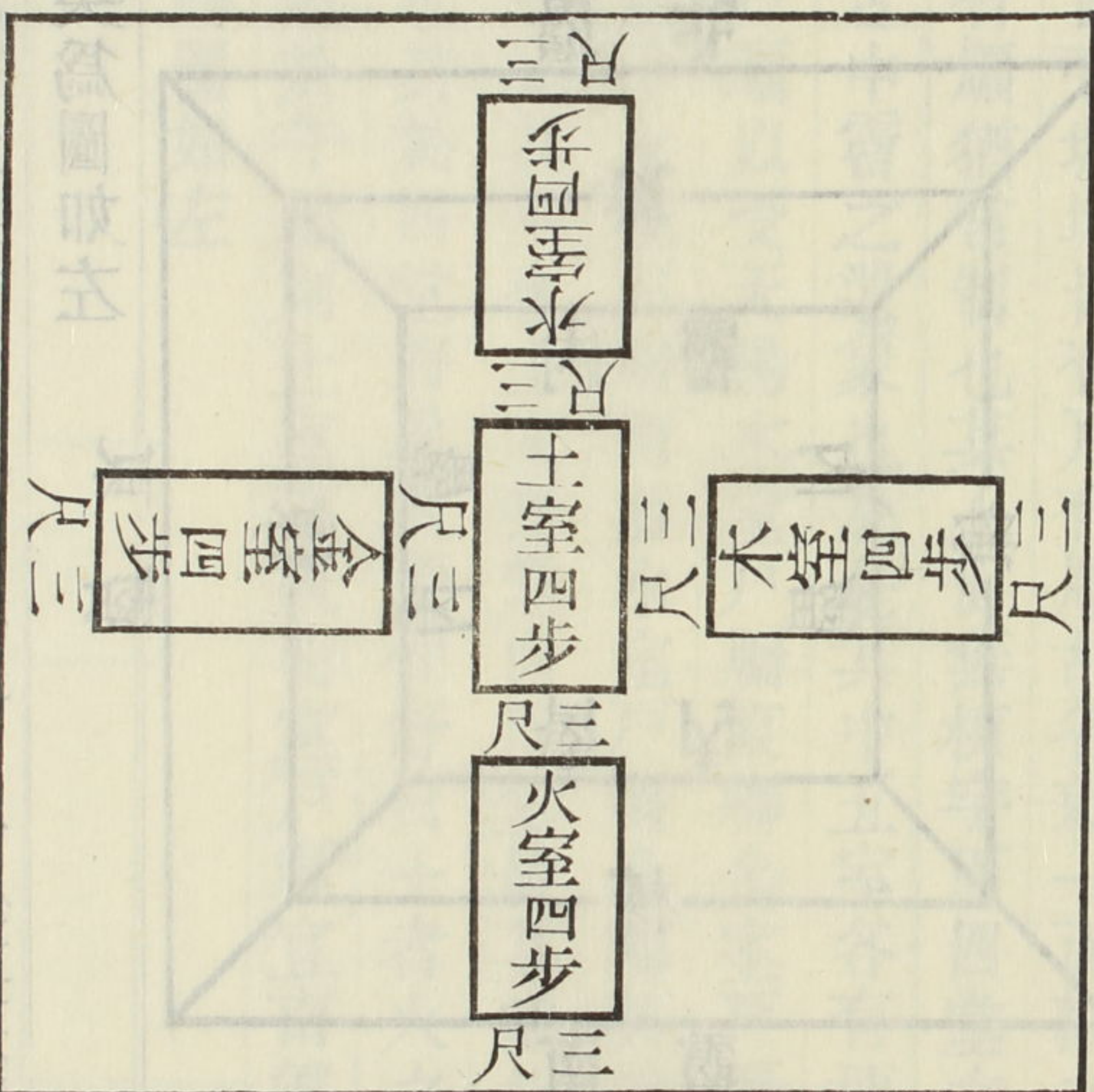
樾謹案廣四脩一者廣二十八步也堂脩一七其廣四七廣之四脩之一也是謂廣四脩一雖然堂不已廣乎曰此兼四旁兩夾而言也中央爲大室四面爲堂東堂之南卽南堂之東南堂之西卽西堂之南西堂之北卽北堂之西北堂之東卽東堂之北是故東西兩面各廣四七而南北兩面之各脩一七者卽在其中矣記文不曰廣四七而變其文曰廣四脩一明廣之數兼有脩之數也於是堂基定而大室之基亦定堂基方二十八步大室之基方十四步爲圖如左



五室三四步四三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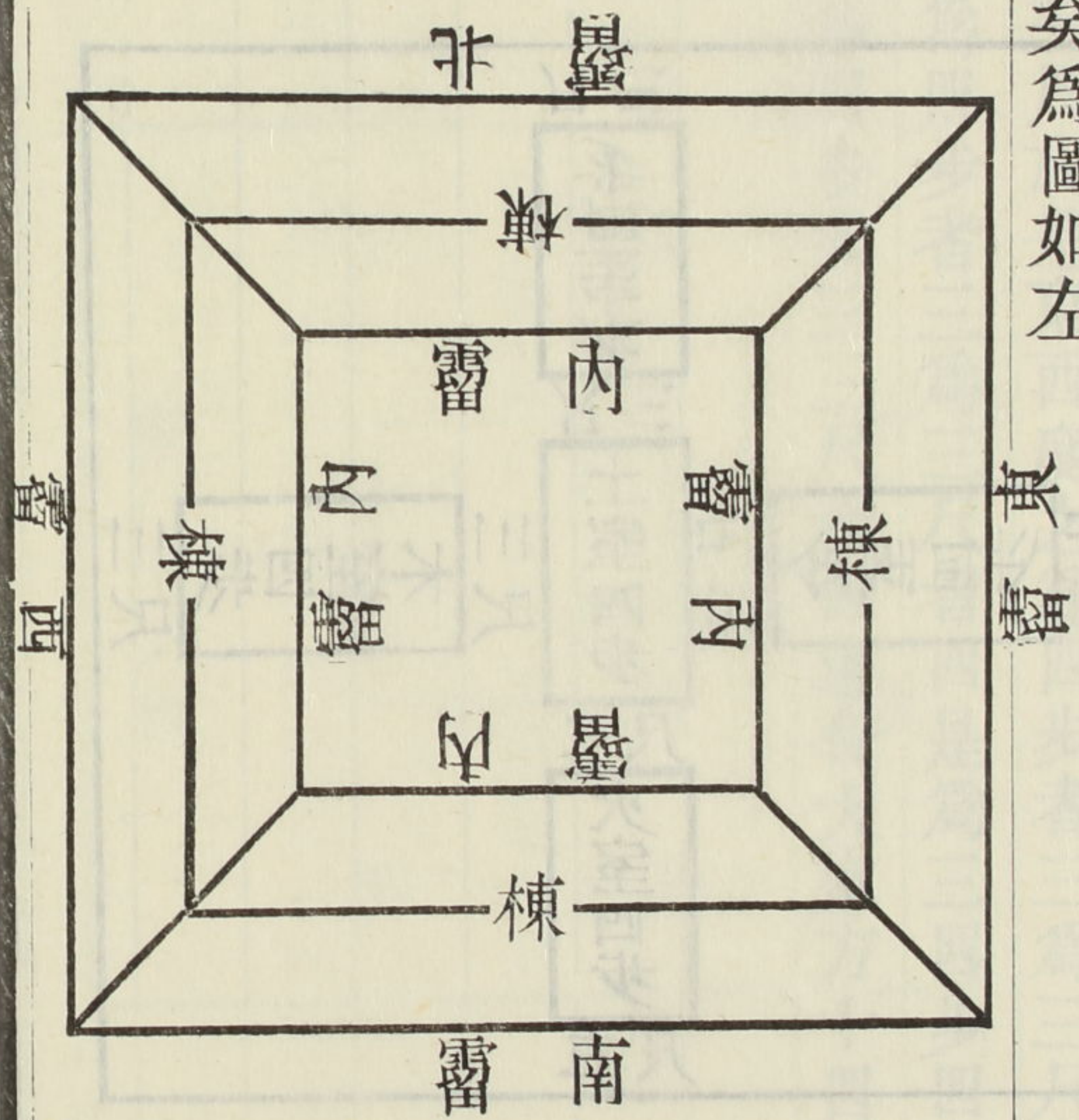
樾謹按三四步者十二步也不曰十二步而曰三四步明四步者三也四三尺者十二尺也不曰十二尺而曰四三尺明

三尺者四也大室方十四步於其中分爲五室正中土室正東木室正南火室正西金室正北水室室各四步室之外各有餘地三尺於是東西度之爲四步者三爲三尺者四南北度之亦爲四步者三爲三尺者四是爲三四步四三尺古者六尺爲步四步者三三尺者四適合大室方十四步之數爲圖如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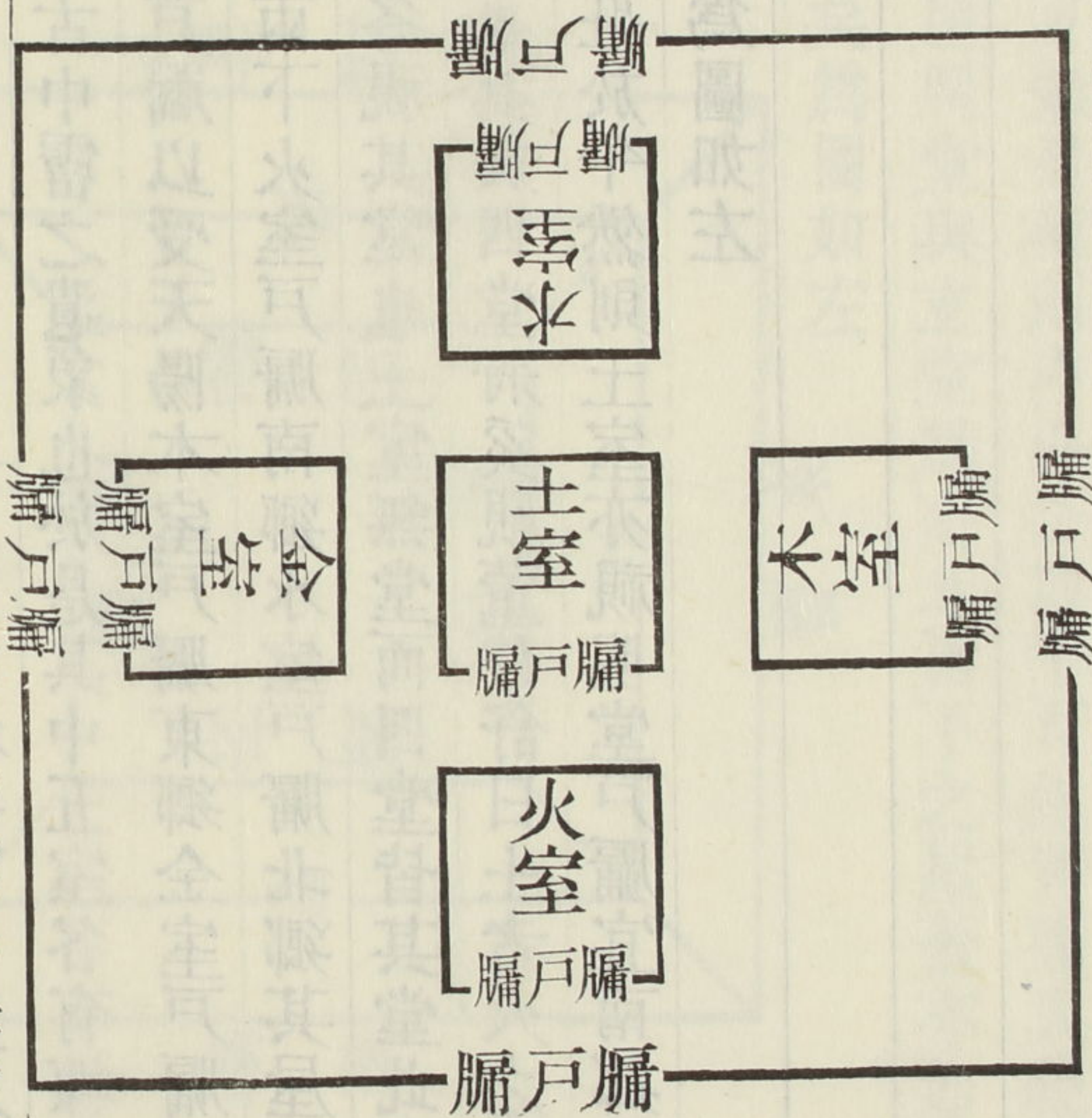
堂室既定然後其制可得而言焉堂必有棟棟必居中四堂

則四棟可知四棟則內外各四字可知青陽與總章爲東西兩下之屋明堂與立堂爲南北兩下之屋蓋亦如門堂之有內外霤矣爲圖如左



大室四面有墉墉皆有戶有牖故各就一面觀之皆前堂後室有戶有牖猶常制也其上面無棟宇而四堂之內霤皆注其中乃古中霤之遺象也於是其中五室各有棟宇以蔽風雨各有戶牖以受天陽木室戶牖東鄉金室戶牖西鄉其屋皆東西兩下火室戶牖南鄉水室戶牖北鄉其屋皆南北兩下蓋室各視其堂也土室無堂而四堂皆其堂此土寄王四時之義也其於四堂將奚視董仲舒曰土者火之子也淮南子曰土壯於午然則土室亦視明堂戶牖宜南鄉屋宜南北兩下矣爲圖如左

凡廟寢之制兩牖夾一戶於當戶設展焉尙書顧命篇設黼展綴衣牖間南嚮曰牖間則有兩牖明矣至尋常宮室皆左



戶而右牖制不備也故設展即在牖戶之間自來說宮室者未達斯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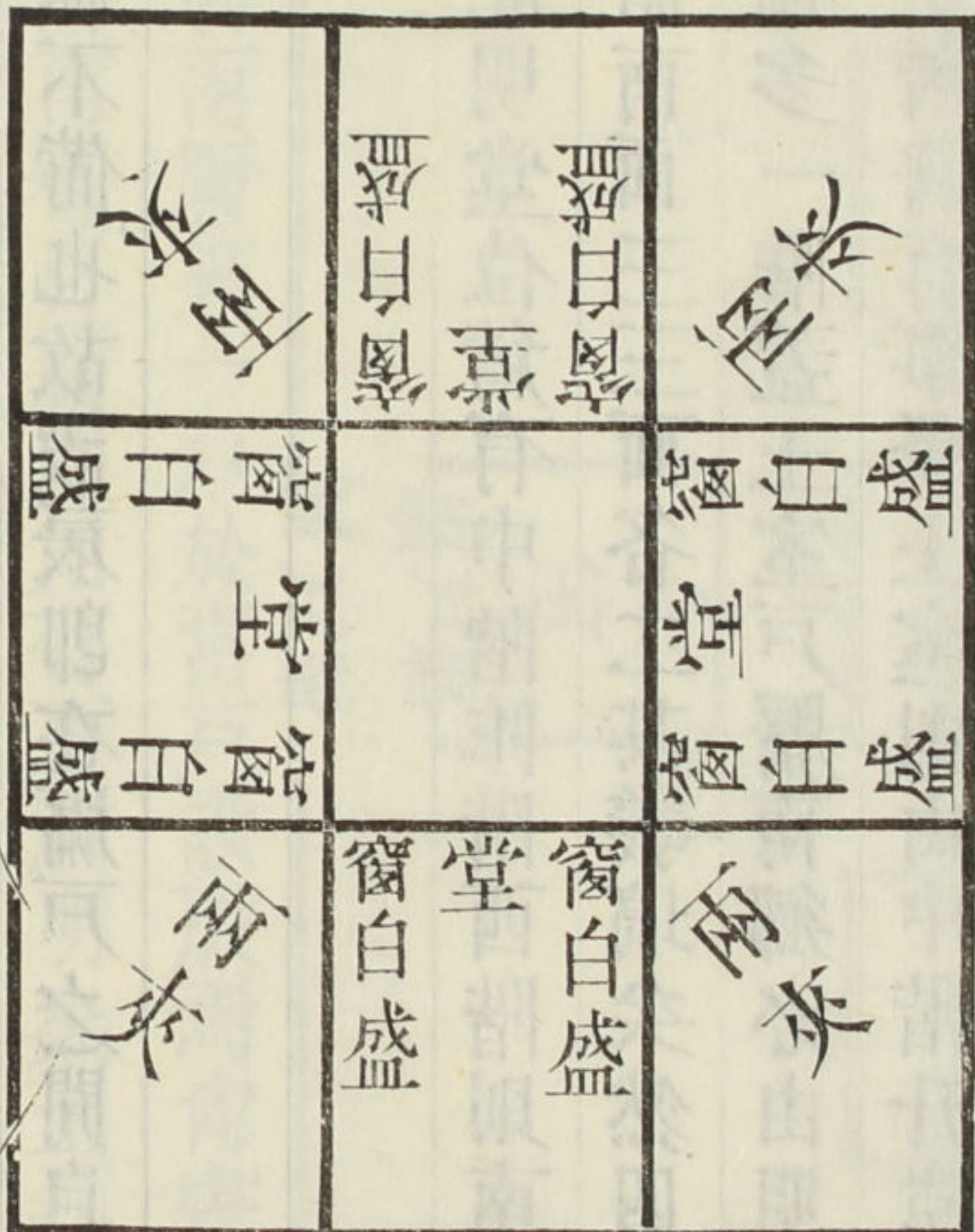
九階

槪謹案禮記明堂位篇有中階阼階西階則南面三階禮有明證鄭注謂南面三三面各二其義塙矣然四堂之制如一何以南面獨多一階蓋土室戶牖南嚮必由明堂而入故於南面特設中階將有事乎土室則由中階升堂焉秦制增爲十二階惡知此意哉

四旁兩夾窗白盛

槪謹按夾字絕句四旁者堂之四旁也堂基方二十八步而中央大室方十四步則堂之四旁各方七步此方七步者在東堂爲南在南堂卽爲東在南堂爲西在西堂卽爲南在西

堂爲北在北堂卽爲西在北堂爲東在東堂卽爲北是謂四旁兩夾以其夾於兩堂不可屬之於堂故爲窗白盛以隔之白盛者以蜃灰堊牆也爾雅釋山曰山如防者盛白盛之名蓋取此義卽周書作雒篇所謂山牆矣其上爲窗其下爲白盛若今窗上而牆下者然故曰窗白盛爲圖如左



古制堂東西有牆謂之東序西序序外有室謂之夾室其制皆出於此此記但言夾不言室者室必四面有墉而此惟兩面有窗有白盛可以謂之堂不可以謂之室也然周書作雒篇有所謂反坫者孔晁注曰外向室也疑卽謂此矣故廣雅釋室曰反坫謂之墉墉卽序也四傍兩夾之制序外卽反坫故得通稱若以常制論則序與坫相去絕遠不可得而通矣據月令四堂皆有左右个說文無个字个者介之變體王氏引之經義述聞通說言之詳矣左个右个實卽左介右介而左介右介卽四旁兩夾也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曰楚介江淮索隱曰介者夾也是介與夾義通矣此記止言四旁兩夾而月令分之爲八个亦猶月令止言大廟大室而此記分之爲五室也魏書賈思伯傳載其議曰青陽右个卽明堂左个明

堂右个卽總章左个總章右个卽立堂左个立堂右个卽青陽左个是說也與月令之八个雖未必合而與考工記之四旁兩夾則適合矣夾亦謂之達禮記內則篇注曰達夾室也而後漢書祭祀志注引桓譚新論有四達八窗之文四旁兩夾是卽四達其兩面各有窗非四達而八窗乎白虎通辟雍篇亦有是文而達字今誤作闔則失之矣彼以四達八窗與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別而言之非以達爲戶窗爲牖也安得加門作闔乎三十六戶七十二牖非古制也四達八窗古制也是可刺取以爲四旁兩夾之證堂一面本廣二十八步除四旁兩夾則一堂之廣止十四步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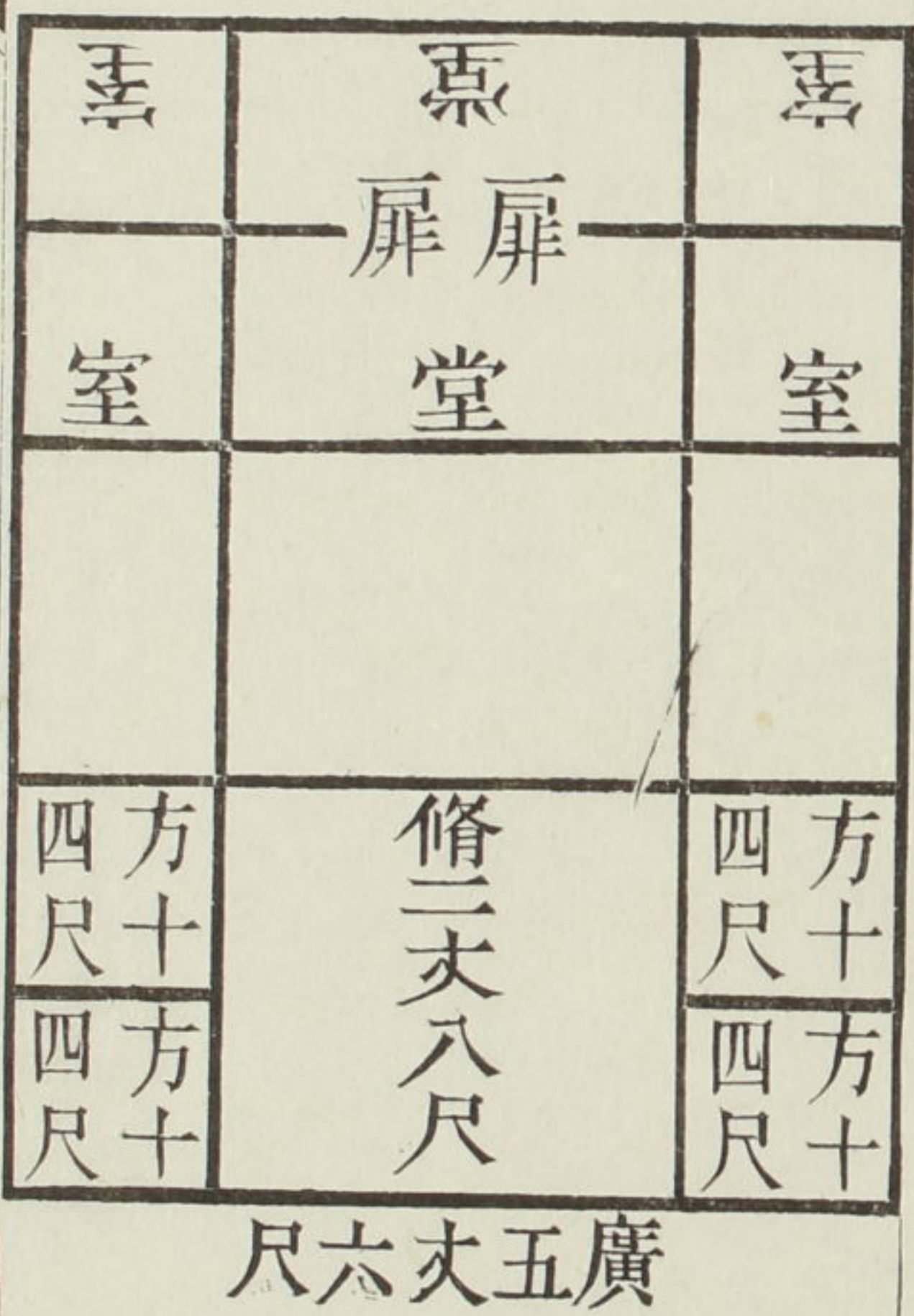
門堂三之二

樾謹案門堂者門基也門居正中其內其外皆謂之堂正堂

室三之一

脩七步廣十四步門堂三之二則脩二丈八尺廣五丈六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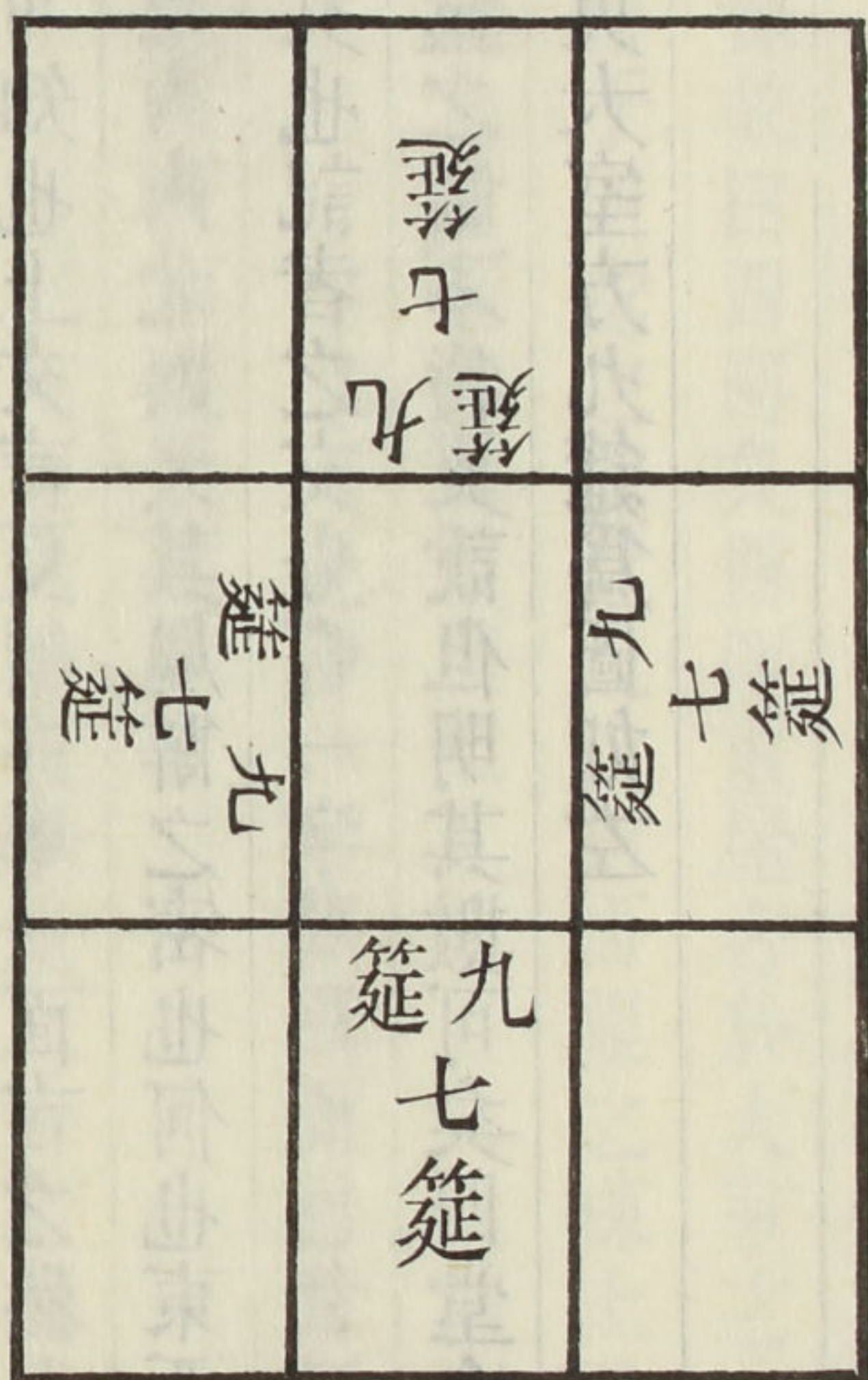
樾謹按門內外各有堂堂左右各有室室取數於正堂則室亦取數於正室大室方十四步三分取一方二丈八尺以此方二丈八尺者分而左右之又分而內外之於是堂二而室四爲圖如左



樾謹按下文門阿之制注曰阿棟也然則四阿卽四棟也四堂各有棟故曰四阿矣四阿重屋者於大室之上爲重屋其四周覆冒乎四堂之棟之上自四面視之棟上又有屋是爲四阿重屋也夏制無重屋則以五室言固成爲室矣而以大室言若未成乎室者何也室非可以露處也且四堂內霤皆注大室雖本古中霤之遺然自堂入室亦憂雨水之霑濡殷人益以重屋重屋四下之水皆由堂之外霤以注於庭則大室之中無雨露服失容之患矣此殷人之鑒於夏制而益加詳焉者也大室四隅設礎立柱以載重屋當自有制記人旣無明文故亦不敢輒爲之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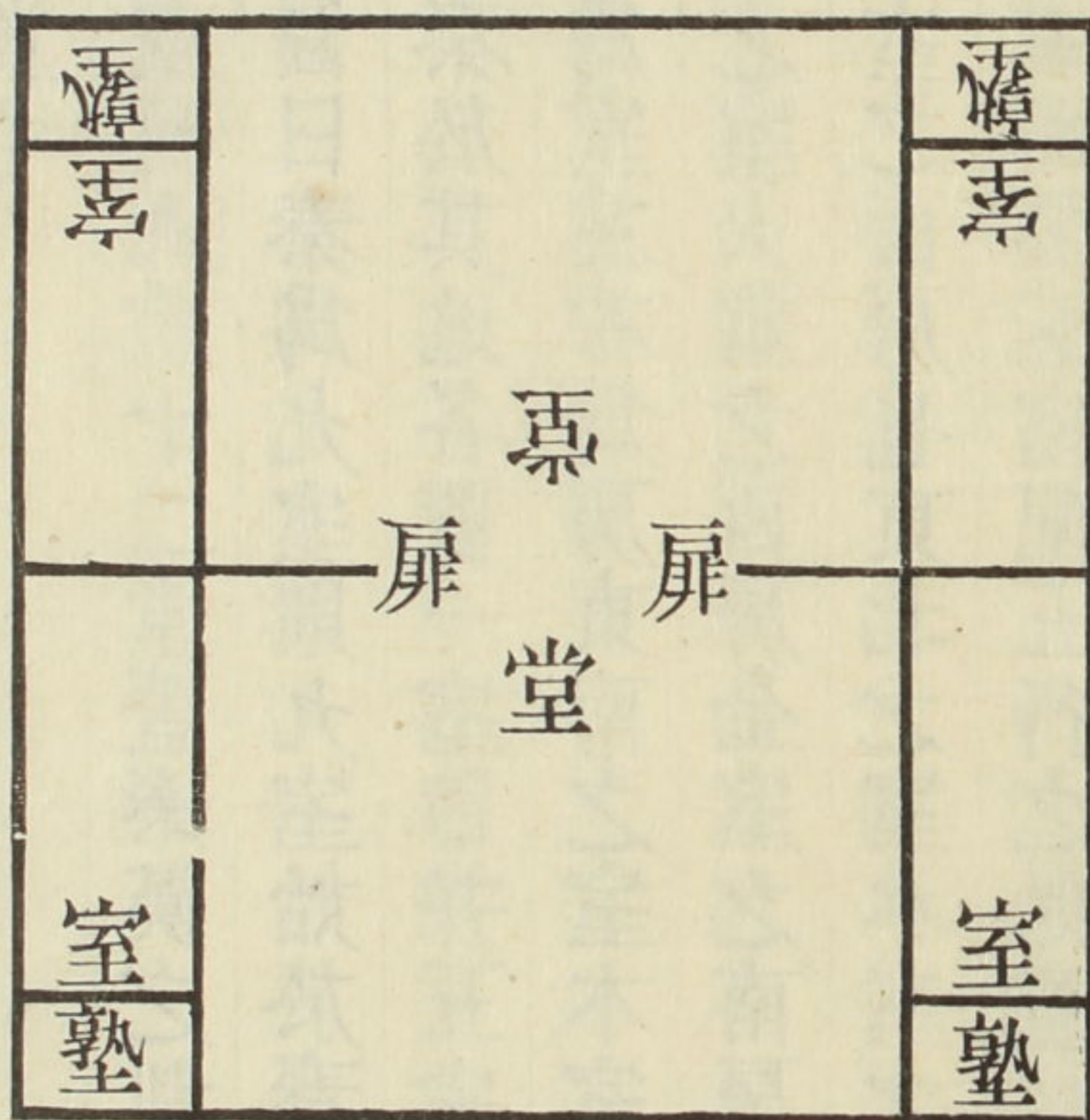
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

樾謹按上文言夏制曰堂脩七廣四脩一兼四旁兩夾而言也此曰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不兼四旁兩夾而言也於夏制見四堂之全基於周制見一室之實數前後互見古人之文所以簡而備也其曰東西曰南北蒙明堂爲文耳在立堂亦然若青陽總章則東西七而南北九矣記不言者旣以明堂標題從可知也上文言夏制亦舉一面言之然上文言脩廣而不言東西南北則又其屬辭之密也何也東西南北固蒙明堂爲文也記者之文豈有一字苟焉而已哉世室之制旣定則明堂之制不待更說但明其數可矣四堂全基方二十三筵中央大室方九筵爲圖如左



世室重屋明堂數各不同然夏殷之制竝廣四而脩一則其數雖殊其制不異也周人明堂改而爲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以七九爲差不循廣四脩一之舊於是門堂門室始有異於二代矣何以知之以其數知之也正堂廣九筵脩七筵門堂三之二則廣五丈四尺脩四丈二尺大室方九筵門室三之

一則方二丈七尺分而左右之又分而內外之則每室方一丈三尺五寸置之於堂之兩頭則其前其後各有餘地一丈二尺五寸於是有門側之堂焉周公作爾雅曰門側之堂謂之塾此周制然也爲圖如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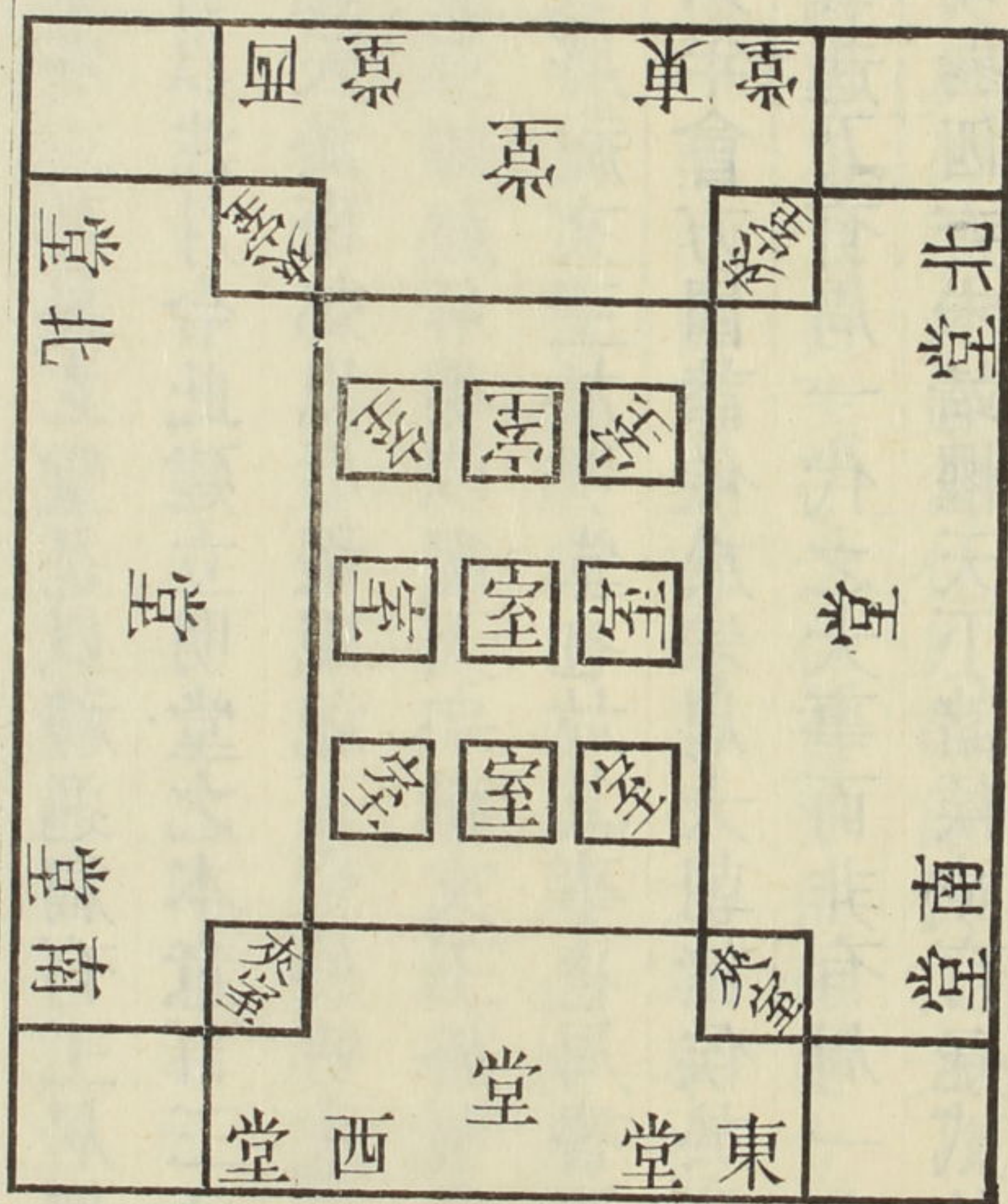


附九室十二堂考

大戴記說明堂有九室十二堂蓋秦漢之制也藝文類聚三十六引三禮圖曰秦爲九室則九室始於秦明矣古大室四隅本有隙地秦於其地各置一室卽并五室而九於是自一而視之皆中爲室左右爲房東南之室木室之南房火室之東房也西南之室火室之西房金室之南房也西北之室金室之北房水室之西房也東北之室水室之東房木室之北房也雖爲九室而於五室配五行之始意初不相背何也四隅之室名室而實房也說文戶部房屋在旁也是房者在旁之室高誘注淮南子王逸注楚辭竝曰房室也房之與室義得相通故并五室而稱九室矣隋書禮儀志載梁武帝制曰明堂之義本是祭五帝九室之數未見其理魏書賈思伯傳

載其議曰蔡邕論明堂之制皆以天地陰陽氣數爲法而室獨象九州何也若立五室以象五行豈不快也凡此諸論皆由聞九室之名而不達九室之義且秦分天下爲三十六郡又何取乎古之九州而法之哉審知四隅之室卽爲左右之房自無疑乎此矣若夫十二堂者通四堂八个計之也个卽介也八个者八夾也於堂之四旁兩夾各置一室則皆後爲室前爲堂以室而言則四以堂而言則八矣是故東南夾室青陽明堂共之其東爲青陽右个其南爲明堂左个西南夾室明堂總章共之其南爲明堂右个其西爲總章左个西北夾室總章玄堂共之其西爲總章右个其北爲玄堂左个東北夾室玄堂青陽共之其北爲玄堂右个其東爲青陽左个於是青陽總章有中堂又有南北堂明堂玄堂有中堂又有

東西堂而十二堂之名從此始矣魏書袁翻傳引裴頠云漢氏作四維之个或即謂此乎秦人既於大室四隅置室漢人又於堂之四旁兩夾置室亦事之相因者矣張衡東京賦曰乃營三宮布教頒常複廟重屋八達九房九房即九室也八達即八个也房屋達个古通稱耳準古廟寢之制室左右必有房堂左右必有夾室明堂既四面周四是以室分而房合堂分而夾室合此其爲制非無思議然而三代世室重屋明堂之制皆無是焉禮曰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褻之甚也明堂所以事五帝尊嚴之地宜與常制有殊是故內之有室而無房外之有堂而無夾室固非古制之闕疏矣茲故詳考之俾學者無以秦漢之制當古制也附圖如左



樾既爲世室重屋明堂考乃申論其後曰粵惟上古五德代興徽號器械莫不視此故黃帝以來皆嚴事焉此明堂所自始也其制中央爲室四面爲堂則其專爲祀五帝而設可知矣不然聖人南面而聽天下鄉明而治何取乎四面之堂哉

世傳黃帝曰合宮堯曰衢室夫四面四堂環乎大室非所謂合宮乎中央大室若處乎四達之衢非所謂衢室乎然則自上古迄周其制略同矣明堂既爲祀五帝之地故每月之朔天子卽於其地聽朔焉春三月於青陽夏三月於明堂秋三月於總章冬三月於玄堂是以禮逸篇有王居明堂禮之名鄭康成引以注月令此建立明堂之本意百王通行之典禮也周制祀天於南郊以后稷配祀五帝於明堂以文王配故孝經曰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詩序曰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竝其事也周書明堂篇載周公攝政六年會方國諸侯於宗周大朝諸侯於明堂之位此則禮以義起乃有周一代之大事而非有周一代之常法蓋以成王幼弱四方未靖懼天下諸侯或有疑貳故既定宗祀

文王之大典卽於其地爲位以朝諸侯欲天下思文王之德而歸心周室也其曰天子之位負斧依南面立然則所用者止明堂之一面故曰明堂者明諸侯之尊卑也其東青陽其西總章其北玄堂皆無取焉明年而周公歸政則此禮亦不復舉矣然而有周一代以爲美談周之史臣旣備載其位而魯之儒者又增益爲明堂位篇明堂之名於是特著故夏曰世室舉中以見外殷曰重屋舉上以見下而周曰明堂則獨舉南之一面以包其三面其義在此也明堂之名旣著故周人於制度之大者皆取法於明堂而亦皆有明堂之名於是有宗廟之明堂有路寢之明堂有辟雍之明堂有方之明堂豈其制皆如前所圖歟曰非然也明堂者其南面一堂之名也以南面一堂之名名之則亦南鄉可知也其取法於明堂

者準其脩廣之數也賈公彥疏引書傳云周人路寢南北七
雉東西九雉室居二雉雖變筵爲雉而其數則同凡所稱與
明堂同制者胥視此矣周室既衰諸侯去籍明堂之制言人
人殊大略上圓下方九室十二堂堂四戶八牖則皆秦漢法
程難言古典九室十二堂其說具前今且以戶牖言之大室
所以四面有戶牖者正以四面皆堂耳說文曰室實也二筵
之室才一丈八尺而四面各設一戶二牖麗廈闔明內外迴
達是爲樓觀之形非復室實之義此之虛罔昭然可知是故
言明堂者當以考工記爲主古之工師識其遺言高曾規矩
於焉可見非如禮家掇拾於煨燼之餘也然其文辭簡古前
後互見章句之儒莫能通曉樾據隋書宇文愷傳訂正一字
之衍而三代制度燦然復明於記文八十一字無一字齟齬

明堂之制定於斯矣鄭康成注三禮最號淹通而於此記抑
何疏闊其謬誤之處蓋非一端輒援鄭駁異義之例駁而正
之匪曰好辯亦惟求是

廣四脩一注曰令堂脩十四步其廣益以四分脩之一則堂
廣十七步半樾謹按如鄭義則當云益以四脩一其文方明
不得但云廣四脩一也且其數畸零不齊於義無取足知其
非

五室三四步四三尺注曰堂上爲五室象五行也三四步室
方也四三尺以益廣也木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
南水室於西北其方皆三步其廣益之以三尺土室於中央
方四步其廣益之以四尺此五室居堂南北六丈東西七丈
樾謹按前堂後室乃堂室之定制也而鄭謂堂上爲五室其

謬一矣藝文類聚卷三十八引三禮圖曰明堂者周制五室東爲木室南火西金北水土在其中此五行之正位三代之所同未有能易者也而鄭謂木室東北火室東南金室西南水室西北其謬二矣下文言周制曰凡室二筵不言脩廣是室脩廣如一也而鄭謂四三尺以益廣其謬三矣且如鄭注則一室四室必當分別言之不然則與周制之五室如一者奚別焉卽謂古人語簡不屑屑分別亦當云三四步三四尺方見以三尺益三步四尺益四步之義乃步言三四尺言四三必顛倒其文何義乎不於此深求其義而臆決焉其謬四矣

四旁兩夾窻注曰窻助戶爲明每室四戶八窻樾謹按古言戶牖不言窻戶窻之與牖義蓋有別愚嘗有窻牖辯其略曰

窻與窗同古文作四小篆作𠄎觀其形知其制蓋以木縱橫界之不可開闔者也牖字從片片者判木也故板字從片牖爲木版亦從片牖築牆短版亦從片然則牖蓋以版爲之爲可開可闔者也鄭君以窻爲牖無乃疏歟且四戶八牖非古制也義已具前故不復說

門堂三之二注曰門堂門側之堂取數於正堂令堂如上制則門堂南北九步二尺東西十一步四尺爾雅曰門側之堂謂之塾樾謹按鄭君誤以堂脩七爲假設之數於是正堂之制失而門堂之制亦失今旣訂正可弗論矣惟以門堂爲門側之堂則亦非也若門側有堂而門中無堂則爾雅直曰門堂謂之塾可矣何必別之曰門側之堂哉且夫門側有堂周制也夏殷所不得而有也鄭失其數難與語此

室三之一注曰兩室與門各居一分樾謹按兩室各居一分則於門堂占三分之二何云三之一乎且門堂既取數於正堂則門室亦必取數於正室安得卽於門堂取之

殷人重屋堂脩七尋注曰其脩七尋五丈六尺放夏周則其廣九尋七丈二尺也五室各二尋樾謹按殷制一如夏制鄭不達夏制因不達殷制而以周制說之此大誤也周制尙在下文何得逆探爲說乎

四阿注曰若今四注屋樾謹按此當連下重屋爲文謂於四棟之上作重屋也爾雅曰偏高阿凡屋上棟下宇自一面視之有偏高之形故棟宇通有阿稱儀禮當阿以字言也此記四阿以棟言也說詳儀禮鄭斷四阿二字爲句而訓爲四注屋夫四阿則四注可知鄭君此注於義無違然學者因此

便謂四注之屋始自殷人夏后氏世室尙是兩下屋則大不然矣旣爲四面之堂豈得爲兩下之屋所以有夏屋兩下之說者蓋後世廟寢皆爲四注屋夏后以前廟寢之屋惟南北兩下是以傳於此名也若夫世室重屋明堂異名同實其東堂西堂東西兩下其南堂北堂南北兩下合而爲四注之屋是其四注也實則皆兩下也古者無可減後世無可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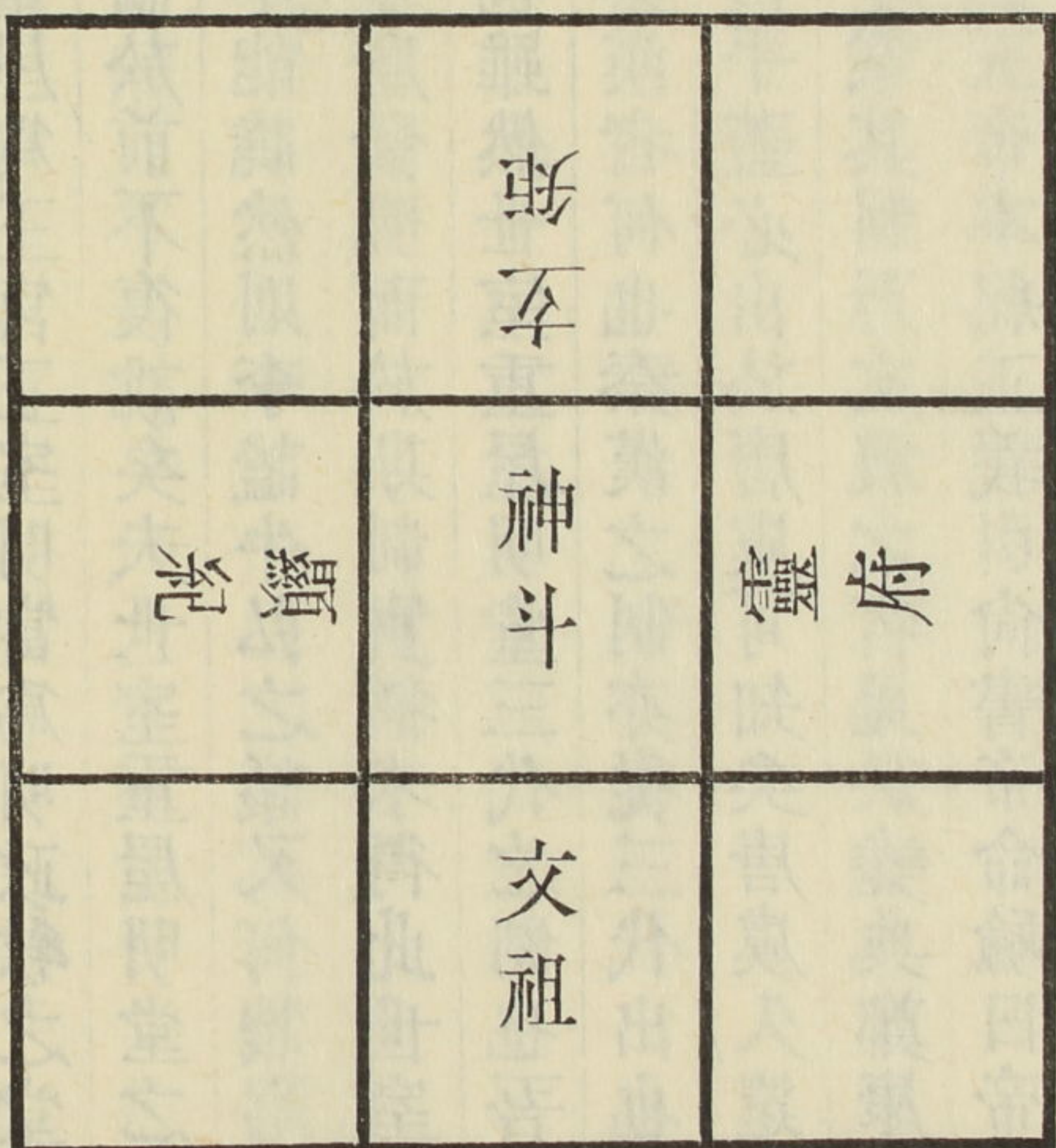
重屋注曰複簷也樾謹按古有重屋有複屋重屋者此記所說是也複屋者於棟之下復爲一棟以列椽亦稱重椽徐鍇說文繫傳於椽篆下引東方朔傳後閣重椽而釋之曰大屋廡下椽自上峻下則自其中棟假裝其一旁爲椽使若合掌然故曰重椽此說重屋之制至詳盡矣說文木部樓重屋林部勢複屋棟也重屋複屋不可混而一之周書作雒篇重亢

重廊孔晁注曰重亢累棟也重廊累屋也所謂累棟者卽複屋矣所謂累屋者卽重屋矣是古制明分爲二鄭君此注殆誤以複屋說重屋乎春秋文十三年大室屋壞漢書五行志引左氏說曰前堂曰大廟中央曰大室屋其上重屋尊高者也隋書牛弘傳引服虔說曰大廟大室之上屋也此皆經師舊說足可依據

堂崇一筵注曰周堂高九尺殷三尺則夏一尺矣相參之數禹卑宮室謂此一尺之堂與樾謹按堂崇三尺夏殷同之禮曰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是三尺之堂已爲極卑一尺之堂古無有也呂氏春秋召類篇曰明堂茅茨蒿柱土階三等若有一尺之堂則當有一等之階呂氏方極言古制之儉何不言一等而必言三等乎鄭注又以世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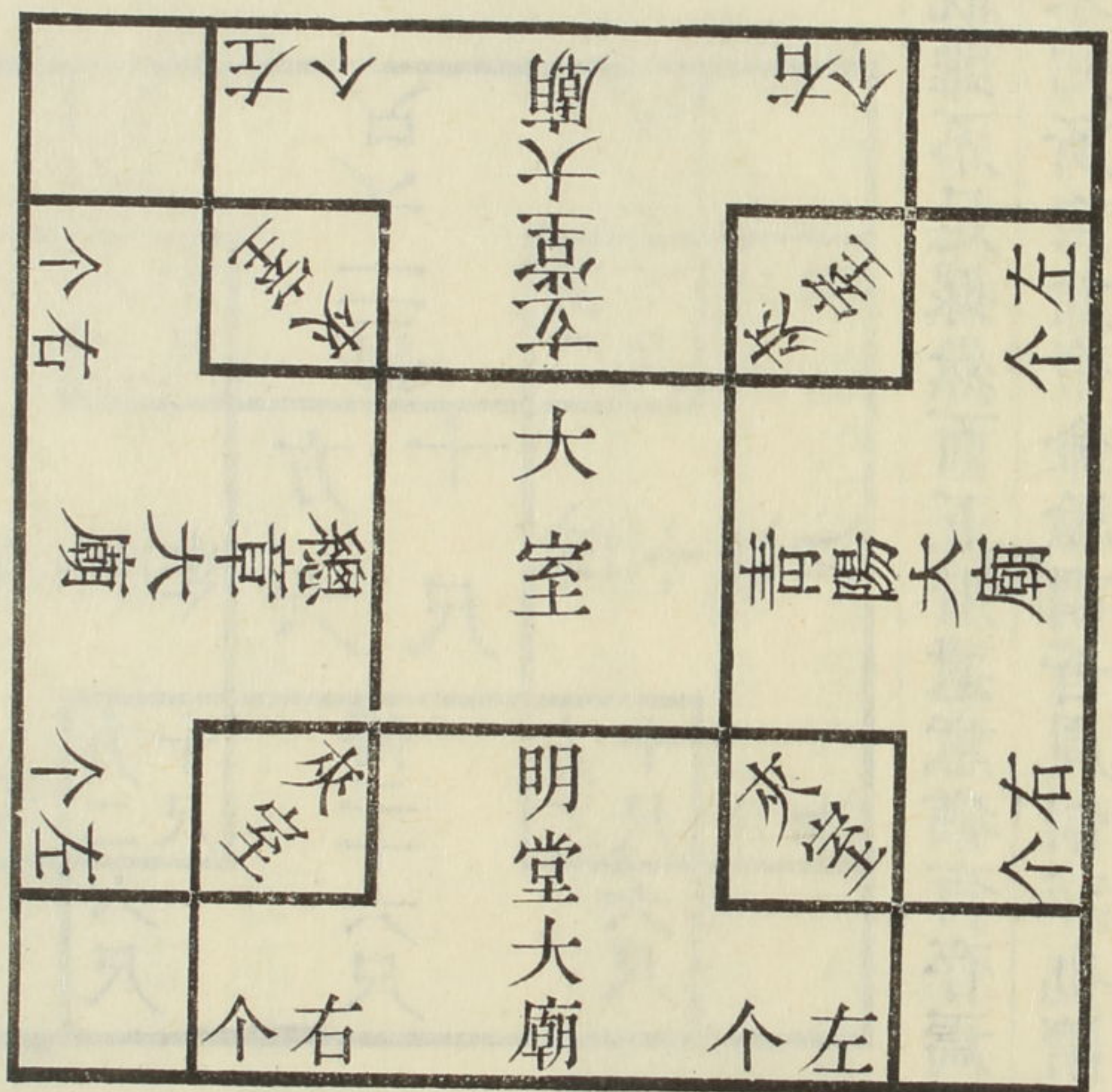
爲宗廟重屋爲王宮正室明當爲明政教之堂不知三者一也已具論於前不復說矣夫世室重屋明堂之制雖大儒如鄭君猶不能曉然則李謐牛弘之議又何譏焉近代學者覃思古義多所發明而於斯制實猶未得此世室重屋明堂考所以作也雖然世室重屋明堂三代之制也吾論三代之制而下及秦漢者何也秦漢之制亦從三代出也然則三代其遂無所出乎蓋必出於唐虞可知矣唐虞久遠工師失傳故考工記不載其制乃文祖之名見於堯典鄭康成謂若周之明堂史記五帝本紀正義引尙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五府者唐虞謂之天府夏謂之世室殷謂之重屋周謂之明堂皆祀五帝之所也赤帝燁怒之府名曰文祖周曰明堂黃帝含樞紐之府名曰神斗周曰大室白帝招矩之府名曰

顯紀周曰總章黑帝光紀之府名曰玄矩周曰玄堂蒼帝靈
威仰之府名曰靈府周曰青陽然則唐虞之制亦略可見矣
爲圖如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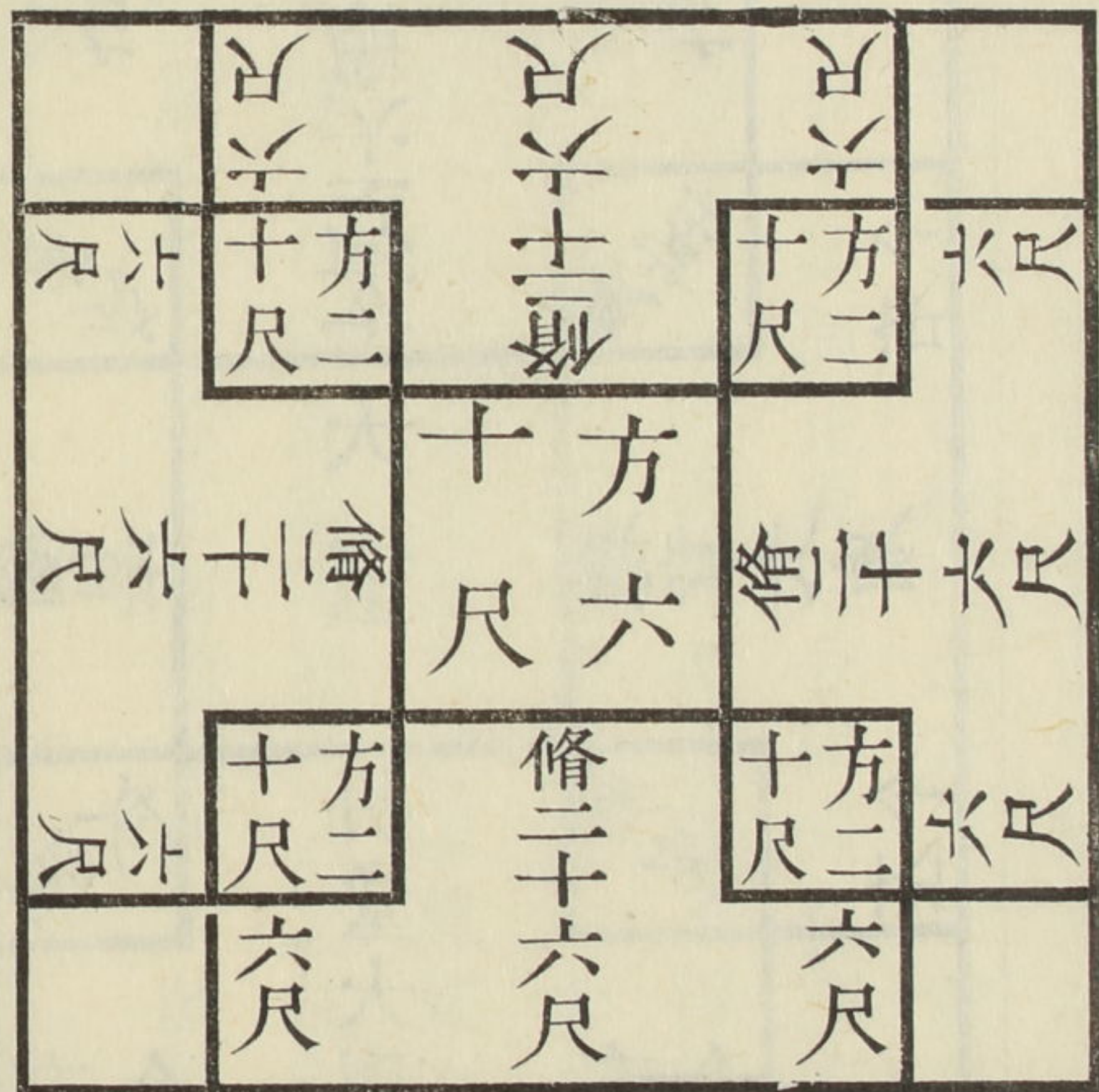


土居中央有室無堂以木火金水四堂爲堂明土於五行最
尊不自任部職也木火金水居四方有堂無室皆以土室爲
室明土最大能包含物也唐虞之制豈後世所及哉其脩廣
之數雖無得而言然後世五室如一則唐虞五府亦必如一
矣夏后氏以五帝宜各有室乃斥大其中央之室而置五室
焉因改天府之名而曰世室自夏迄周五室四堂遂爲定制
莫之易也秦漢以降宏規大起增五室爲九室分四堂爲十
二堂其於古制去之彌遠矣月令所說止有大廟大室而無
五室之別或猶唐虞之遺制乎然四堂各有左右个又近乎
十二堂矣月令本出呂不韋意者呂氏廣集賓客作爲此書
固欲自成一代之制童牛角馬不今不古者歟周書明堂篇
止記周公明堂之位而太平御覽事文類聚載其逸文曰明

堂方一百一十二尺室居中方百尺室中方六十尺東方曰
 青陽南方曰明堂西方曰總章北方曰玄堂中央曰大廟左
 爲左个右爲右个其制正與月令同夫有左右个則必有四
 維之室矣所謂室居中方百尺者通堂上四維之室言之也
 所謂室中方六十尺者大室也大室方六十尺四維之室各
 方二十尺爲四十尺適合方百尺之數然則大廟脩二十六
 尺左右个各脩六尺矣此制或卽呂氏之徒所定而後人載
 之周書明堂篇之末亦若王會篇載伊尹朝獻歟附圖如左



呂氏之說雖不足據然而五府遺意猶有存焉其青陽總章諸名亦未知所自始帝命驗謂皆周制非也隋書牛弘傳稱堯曰五府舜曰總章然則四堂之名古矣堂有四而舉總章



者自大室而言之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是故總章者四堂之首也虞曰總章猶周曰明堂金爲土之子而火爲土之母故以總章統四堂可也以明堂統四堂亦可也要而論之一室四堂唐虞之制五室四堂三代之制九室十二堂秦漢之制孟子言性善必稱堯舜夫五性本於五行然則言明堂者豈可遺唐虞之制乎愚謂世室重屋明堂考而以五府終焉觀止矣

諸子平議序

聖人之道具在於經而周秦兩漢諸子之書亦各有所得雖以申韓之刻薄莊列之怪誕要各本其心之所獨得者而著之書非如後人剽竊陳言一倡百和者也且其書往往可以考證經義不必稱引其文而古言古義居然可見故讀莊子人間世篇

日大枝折小枝泄泄卽拙之段字謂牽引也而詩七月篇以伐
遠揚猗彼女桑之義見矣讀賈子君道篇日文王有志爲臺令
匠規之而詩靈臺篇經始靈臺經之營之之義見矣讀管子大
匡篇曰臣祿齊國之政而知尙書今文家說大麓古有此說讀
董子春秋繁露王道篇曰恩衛葆而知春秋左氏傳齊人來歸
衛俘字固不誤讀商子禁使篇曰騶虞以相監而知韓魯詩說
以騶虞爲掌鳥獸官亦古義也讀楊子吾子篇曰如其智如其
智而知論語如其仁如其仁非孔子之許管仲以仁矣讀楊子
五百篇日月未望則載魄於西而知僞孔傳解哉生魄之誤讀
商子刑賞篇曰昔湯封於贊茅而知皇甫謐謂湯居穀熟之非
讀呂氏春秋音律篇曰固天閉地陽氣且泄而知月令以固而
閉地氣沮泄之文有奪誤也讀淮南子時則篇曰大禱祭於公

社而知月令大割祠於公社割乃周之誤字周乃禍之段字禍
祠卽禱祭也凡此之類皆秦火以前六經舊說孤文隻字尋繹
無窮烏呼西漢經師之緒論已可寶貴況又在其前歟然諸子
之書文詞奧衍且多古文段借字注家不能盡通而儒者又屏
置弗道傳寫苟且莫或訂正顛倒錯亂讀者難之槌治經之暇
旁及諸子不揣鄙陋用羣經平議之例爲諸子平議亦三十五
卷

易貫序

孔子稱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夫卦象不過陰陽奇
偶而已聖人於何觀之而各繫以辭哉曰機之所觸象卽呈焉
今日觀之如是明日觀之或未必如是矣聖人之辭亦姑就所
見者而繫之耳然而輿說輟醫無膚之類又一見再見何也曰

此聖人示人以端倪之可見者也引而申之觸類而長之則輿說輻輳無膚又豈止此兩卦哉其不必皆同者機之所觸無一定也其不妨偶同者使人得由此而測之也若并無此一二卦之偶同則聖人之情不見於辭矣樾憂患餘生粗知學易隨其所得筆之於書一以貫之請竢異日

玩易篇序

傳曰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然則易也者其君子之所玩乎樾憂患餘生蹉跎半百韋編三絕聊以自娛若夫河洛之學久失其傳漢宋諸儒各樹其幟禮家聚訟而易尤甚以樾樾昧固無聞焉

論語小言序

昔孔子贊易舉中孚九二等七爻而說之又舉咸九四等十一爻而說之段藉經文發揮意義此其濫觴矣漢韓嬰著詩外傳襍引古語古事證以詩詞於經義不必盡合班固稱三家之詩或取春秋采襍說咸非其本意是古之經師固有此例韓非子書有解老喻老兩篇引老氏之文成一家之說亦其流乎帖畢之餘偶有一得輒引論語以證成之詹詹小言無當大道至其體例蓋有自來先民有作非曰侮聖

春秋名字解詁補義序

本朝經術昌明詁訓之學超踰前代而余尤服膺高郵王氏之書其所著經義述聞讀書襍志發明義理是正文字允足以通古今之言成一家之學經義述聞中附春秋名字解詁二卷於古人名字相應之義鉤深索隱曲而能中尤爲先儒所未及然

自唐以來典籍散佚古義不盡有徵王氏所說得者大半而千慮一失亦或有之余鑽研既久妄有訂正又篇末所列闕疑三十餘條亦以己意補其數事依原書之次錄之題曰春秋名字解詁補義

詁經精舍自課文

爾雅釋詁釋言釋訓三篇名義說

爾雅首三篇詁言訓之名邢疏所說不了其云釋言則釋詁之別然則二篇猶一篇矣竊謂不然以愚論之釋詁一篇所說皆字之本義故謂之詁詁者古也言古義本如此也卽如初哉首基四字邢疏曰初者說文云從衣從刀裁衣之始也哉者古文作才說文云才草木之初也以聲近借爲哉始之哉首者頭也首之始也基者說文云牆始築也然則初哉首基之爲始非皆

字之本義乎釋言一篇所說則字之本義不如此而古人之言有如此者卽以篇首殷齊中也言之殷本不訓中而書云以殷仲春此殷字則訓爲中齊本不訓中而釋地云距齊州以南此齊字則訓爲中故曰殷齊中也此釋言所以異於釋詁也至釋訓一篇所說則直是後世箋注之祖所以解釋經文如斤字並不訓察而周頌云斤斤其明合二字爲文則有察義矣故云斤斤察也秩字並不訓智而小雅云左右秩秩合二字爲文則有智義矣故曰秩秩智也本篇所釋多重言皆本經文并有舉全句而釋之者此釋訓所以異於釋言也三篇之分初意如此周公體例本是秩然叔孫梁文繼事增益遂多羣亂或失本真要其大旨可覆按也漢世經師去古未遠其所訓釋猶合雅義今卽以鄭君儀禮注言之如云饌陳也兼併也進前也自由也贊

清儒學案卷一百八十三
三
佐也命告也卽就也卒已也反還也旅眾也若此之類直舉其字而說其義例之爾雅其釋詁乎如云積猶辟也屬猶著也側猶特也攝猶整也病猶辱也于猶爲也彌猶益也殺猶衰也請猶問也與猶兼也若此之類並加猶字以成其義明字之本義初不如此例之爾雅其釋言乎如曰禮辭一辭而許也側酌言無爲之薦者也大古唐虞以上也扱地手至地也傳言猶出言也改居謂自變動也舉前曳踵備躑躅也問夜問其時數也拜辱出拜其屈辱至己門也如此之類並舉經文而釋之例之爾雅其釋訓乎惟詩人多重言疊語形況之辭而禮經罕見故此條所舉與釋訓篇畧殊至其詮釋經文固無異也愚嘗欲刺取三禮鄭注分別部居依爾雅之例爲鄭雅一書有志未逮姑撮舉其略如此且以發明雅義也

左傳古本分年考

凡作傳之例每年必冠以年每月必冠以月此紀事之定例也然事必有其緣起不能一例冠以年月如陳及鄭平十二月陳五父如鄭蒞盟五父如鄭雖在十二月而其事不始於十二月故於十二月之前先書陳及鄭平也又如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宛之來雖在三月而其事不始於三月故於三月之前先書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也如此之類學者皆以爲當然未嘗謂每篇必當從某月起而某月之前不容著一字也夫年之與月亦等耳乃月之上不礙有文而年之前不容有字每年必以某年建首而某年之前所有文字必截附上年之末於是文義之不通者多矣此編次之失也今一一正之以

存左氏古本之舊以下引證凡三十二條略凡左氏之傳本非年各爲篇以上諸條皆牽連爲文初無間隔至後人合傳於經乃始有經文間隔其中而又編次失當每年必以年建首年以前所有文字一一割歸上年之末於是文義多不可通如云十九年春遂城而居之無上文則所城何地居者何人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無上文則所納何人九年春王正月己酉使賊殺先克無上文則使者何人五年春原屏放諸齊無上文則所放何人古人必無此鶻突文法也余一一爲之訂正雖於文義無所損益要是古本如是後人依此刊刻庶存左氏之本來也

易窮通變化論

易之大義歸於既濟定而已六十四卦爲三百八十四爻初九九三九五六二六四上六陰陽得正者一百九十二爻九二九

四上九初六六三六五陰陽失正者一百九十二爻得正則定矣所謂既濟定也失正則宜化不正爲正然後可以定故於旁通之卦彼此互異如以此卦之二易彼卦之五則卽以彼之五爻爲此之二爻如以此卦之五易彼卦之二則卽以彼之二爻爲此之五爻初與四三與上亦然然此一百九十二爻中陰遇陽陽遇陰可得而易者九十六陽遇陽陰遇陰不可得而易者亦九十六可得而易斯謂之通不可得而易斯謂之窮繫辭傳曰往來不窮謂之通然則往來不通謂之窮矣以三百八十四爻觀之定者半不定者半以不定之一百九十二爻觀之通者半窮者半

☰☰乾

二通 四通 上通

☷☷坤

五通 初通 三通

震

五通 四通 三通

巽

二通 初通 上通

坎

二通 初通 三通

離

五通 四通 上通

艮

五通 初通 上通

兌

二通 三通 四通

同人

四通 上通

師

二窮 五窮 初通 三通

比

初通 三通

大有

二窮 五窮 四通 上通

隨

四通 三通

蠱

二窮 五窮 初通 上通

漸

初通 上通

歸妹

二窮 五窮 三通 四通

屯

三通 二窮 五窮 初窮 四窮 上通

鼎

二窮 五窮 初窮 四窮 上通

家人

上通

解

二窮 五窮 初窮 四窮 三通

革

四通

蒙

二窮 五窮 初窮 三窮 上窮

蹇

初通

睽

二窮 五窮 四通 三窮 上窮

小畜

二通 上通

豫

五通 初窮 四窮 三通

復

五通 三通

姤

二通 初窮 四窮 上通

夬

二通 四通

剝

五通 初通 三窮 上窮

謙

五通 初通

履

二通 四通 上窮 三窮

節

二通 三通

旅

五通 初窮 四窮 上通

賁

五通 上通

困

二通 初窮 四窮 三通

豐

五通 四通

渙

二通 初通 三窮 上窮

井

二通 初通

噬嗑

五通 四通 三窮 上窮

臨

二窮 五窮 三通

遯

初窮 四窮 上通

升

二窮 五窮 初通

无妄

四通 三窮 上窮

大畜

二窮 五窮 上通

萃

初窮 四窮 三通

大壯

二窮 五窮 四通

觀

初通 三窮 上窮

需

二通

晉

五通 初窮 四窮 三窮 上窮

明夷

五通

訟

二通 初窮 四窮 三窮 上窮

泰

二窮 五窮

否

初窮 四窮 三窮 上窮

損

二窮 五窮 三窮 上窮

咸

初窮 四窮

恆

二窮 五窮 初窮 四窮

益

三窮 上窮

中孚

二通 三窮 上窮

小過

五通 初窮 四窮

大過

二通 初窮 四窮

頤

五通 三窮 上窮

既濟

未濟

二窮 五窮 初窮 四窮 三窮 上窮

夫物不可以終窮也於是有變而通之之法所謂窮則變變則通也所謂變而通之以盡利也何謂變謂變其陰陽也變則化矣化不正以為正者所謂化而裁之存乎變也二爻窮者二變而化四爻窮者四變而化六爻窮者六變而化

師 初三通同人成泰 二變成明夷 五變成既濟

大有 四上通比成泰 二變成明夷 五變成既濟

有 初上通隨成泰 二變成明夷 五變成既濟

歸妹 三四通漸成泰 二變成明夷 五變成既濟

豫 五三通小畜成泰 初變成革 四變成既濟

姤 二上通復成咸 初變成革 四變成既濟

剝 履 旅 困 渙 噬 臨 遯 升 无 妄 大 畜 萃

五初通夫成益 三變成家人 上變成既濟
二四通謙成益 二變成家人 上變成既濟
五上通節成咸 初變成革 四變成既濟
二三通賁成咸 初變成革 四變成既濟
二初通豐成益 三變成家人 上變成既濟
五四通井成益 三變成家人 上變成既濟
三通遯成泰 二變成明夷 五變成既濟
上通臨成咸 初變成革 四變成既濟
初通无妄成泰 二變成明夷 五變成既濟
四通升成益 三變成家人 上變成既濟
上通萃成泰 二變成明夷 五變成既濟
三通大畜成咸 初變成革 四變成既濟

大 壯 觀 泰 咸 益 中 孚 小 過 大 頤 鼎 解 蒙

四通觀成泰 二變成明夷 五變成既濟
初通大壯成益 三變成家人 上變成既濟
二變成明夷 五變成既濟
初變成革 四變成既濟
三變成家人 上變成既濟
二通小過成益 三變成家人 上變成既濟
五通中孚成咸 初變成革 四變成既濟
二通頤成咸 初變成革 四變成既濟
五通大過成益 三變成家人 上變成既濟
上通屯成恆 五變成大過 二變成咸 初變成革
四通成既濟 三變成家人 上變成既濟
四通家人成恆 五變成大過 二變成咸 初變成革
初通革成損 五變成中孚 二變成益 三變成家人
上變成既濟

睽 四通蹇成損 五變成中孚 二變成益 三變成家人
 上變成既濟
 晉 五通需成否 初變成无妄 四變成益 三變成家人
 上變成既濟
 訟 二通明夷成否 初變成无妄 四變成益 三變成家
 人 上變成既濟
 否 初變成无妄 四變成益 三變成家人 上變成既濟
 損 二變成頤 五變成益 三變成家人 上變成既濟
 恆 二變成小過 五變成咸 初變成革 四變成既濟
 未 二變成晉 五變成否 初變成无妄 四變成益 三
 濟 變成家人 上變成既濟
 變也者聖人之所不得已也其已定之爻無所用吾變也未定
 之爻而有可通則亦不必用吾變也窮而無所通乃不得已而
 變以求通此聖人所上以贊天地之化育而下以左右民也學
 者不知窮通之故安足與言變化之道哉然而欲知窮通必先
 知升降荀慈明謂坤五之乾二成離乾二之坤五成坎又謂乾

二居坤五爲含坤五居乾二爲宏坤初居乾四爲光乾四居坤
 初爲大此升降之說也欲知升降宜先知旁通虞氏謂比與大
 有旁通小畜與豫旁通履與謙旁通同人與師旁通此旁通之
 說也然非旁通何所施其升降荀氏升降之說實已具旁通之
 說近儒焦氏循專用此以說易其說曰傳云六爻發揮旁通情
 也凡爻之已定者不動其未定者在本卦初與四易二與五易
 三與上易本卦無可易則旁通於他卦亦初通於四二通於五
 三通於上成已所以成物故此爻動而之正則彼爻亦動而之
 正未有無所之自正不正人者也枉已未能正人故彼此易而
 各正未有變已正之爻爲不正以受彼爻之不正者也虞仲翔
 三變受上之說其悖道甚矣初必之四二必之五三必之上各
 有偶也虞仲翔謂過以相與爲初與五應二與上應無是義矣

按焦氏說易獨闢畦町以虞氏之旁通行荀氏之升降爲自來說易者所莫及然愚猶病其知通而不知窮也傳曰未濟男之窮也說者以爲三陽失位夫乾之九二九四上九亦皆失位然乾可與坤易故不窮而通未濟不能與既濟易故不通而窮如焦氏之說未濟五之二二之五初之四四之初三之上上之三則未濟不窮矣其誤由於先以本卦相易本卦無可易乃始旁通於他卦夫陰陽之往來猶男女之嫁娶也男女辨姓故男必娶於他姓之女女必嫁於他姓之男荀氏之言升降也乾二之坤五坤五之乾二乾四之坤初坤初之乾四譬猶男居女室女歸男家夫婦之道嫁娶之禮也白虎通號篇云伏羲仰觀象於天俯察法於地因夫婦正五行始定人道畫八卦以治天下蓋伏羲始畫八卦亦始制嫁娶儷皮之禮由伏羲氏始也既定嫁

娶之禮必別男女之姓然則畫八卦以定人道其必首嚴乎此矣故愚謂非旁通之卦無所施其升降荀氏升降之說實已具旁通之說焦氏不務求之旁通之卦而先於本卦相易則是先於一家之中兄弟姊妹自爲配也至本卦無可易然後旁通於他卦是必兄弟姊妹無可配然後求之他族也於人道不大悖歟夫既得與本卦之爻相易又得與旁通之卦之爻相易則無不可易之爻故曰未有無所之者而知有通不知有窮矣夫有通而無窮則何所施其變而聖人通變宜民之道不見矣愚故本荀虞兩家之說參用焦氏之例其通者半焦氏所知也其窮者半焦氏所不知也爲之說曰通於他卦謂之通不通於他卦謂之窮窮於他卦而自變其陰陽化不正以爲正謂之變化
茶香室經說

穆卜

金縢篇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枚傳曰穆敬戚近也召公太公言王疾當敬卜吉凶周公言未可以死近我先王相順之辭愚按二公欲卜而周公言未可其非相順顯而易見蔡傳謂未可以武王之疾憂惱先王蓋卻二公之卜自較枚傳爲得旨矣但如其說則下文植璧秉圭以告太王王季文王先王其不憂乎以此卻二公而公所爲又甚之無乃不可歟愚謂說此經者未解穆卜二字穆乃昭穆之穆僖二十四年左傳邲晉應韓武之穆也正義曰自后稷以後一昭一穆文王於次爲穆故文子爲昭武子爲穆二公欲爲王穆卜者蓋以武王疾已不可爲諱欲卜立後也毛詩斯干篇正義云書傳說成王之幼云在襁褓則克商二年成王生否未可知天下甫

定太子未生而王疾不可爲則二公之爲此謀亦當時之急務也且其時亦未必有倫序相當可爲武王後者二公殆必援殷家兄終弟及之例屬意周公矣故周公拒之曰未可以戚我先王乃禱於三王請以身代此正力拒二公爲王穆卜之意也下文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案上文但言開金縢之書正義曰開金縢之書案省故事求變異所由未嘗言王欲卜也何以云其勿穆卜乎漢書梅福傳注引尙書大傳王與大夫開金縢之書執書以泣曰周公勤勞王家子幼人弗及知無其勿穆卜之語史記魯世家云成王執書以泣曰自今後其無繆卜乎此語更不可通開金縢得周公書與卜何干乃并戒後世勿穆卜乎愚謂其勿穆卜一語卽周公未可以戚我先王一語也在周公當日委婉言之則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在成王此時徑遂其辭

則直道周公之意曰其勿穆卜而已夫自金縢既發成王與二公徧問諸史與百執事當日情事已備知之矣成王不歎美其請以身代之事而獨於此一語且泣且言者蓋公將不利于孺子之言久在成王意中至此乃知當時二公固屬意周公而周公尙謝而勿受豈有武王崩後成王既立而反包藏禍心窺伺神器謀爲不利者乎成王曉然於周公無利天下之心實在於此故感動於心卽出之於口而史臣亦卽載之於書雖史遷不能得其微意千載以下所當以意逆志也

與爲人後者

射義篇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鄭注曰與猶奇也後人者一人而已既有爲者而往奇之是貪財也愚案爲人後者禮之所有而此與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同科故鄭注

曲爲之說然與字實止尋常連屬之辭鄭訓爲奇義殊未安今案爲人後之禮當始於周周之前實未之有何以明之以殷事明之殷人立弟之法以次傳訖仍歸其兄子如大丁未立而卒立其弟外丙中王而復立太丁之子太甲是也然沃丁崩立其弟大庚崩立其子小甲不復立沃丁之子小甲崩立其弟雍己雍己崩立其弟大戊大戊崩立其子中丁不復立小甲之子如此之類蓋以沃丁小甲無子故也無子卽無後可知殷禮不爲無子者立後也是以文王有長子伯邑考不以武王之子爲之後猶用殷禮也孔子有兄孟皮不以伯魚爲之後孔子自言殷人行殷禮也推上古大同之義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人固不必皆有後故古有無服之喪而喪之無主者族人與前後家東西家及里尹皆得主之何以立後爲立後之禮其起於後世

之各親其親各子其子乎孔子有志於大道之行故矍相之圃創立此法儒行篇正義曰孔子自以爲制法之主故有異於人所行之事多用殷禮不與尋常同是說也說儒行之章甫逢掖未合說此經則正得之矣余從前著羣經平議妄疑後字爲役字之誤未見及此也

秦始皇論下

昔周公制諡法使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出於己名生於人秦始皇帝以爲如此則是臣子得議其君父也於是廢諡法而自稱始皇帝其子稱二世皇帝自二世三世以至萬世傳之無窮後之論者莫不以周公之制爲是而非始皇帝夫諡法非古也堯舜禹皆名耳未有諡也自周而興之自秦而廢之何必周之是而秦之非哉周以前蓋有以十干爲號者然而以十干

爲號則前後有時而相襲故成湯曰乙紂之父亦曰乙讀易者疑焉湯之孫曰甲武丁之子亦曰甲讀尙書者疑焉秦以世爲號則雖質而不至於無別視古人十干之號或反勝之矣漢世諸事皆仍秦舊而獨復諡法然太史公於高帝紀曰上尊號爲高皇帝於文帝紀曰上尊號爲孝文皇帝稱尊號而不稱諡蓋亦避秦人臣子議君父之嫌也則何如仍用秦法而以世紀哉後世浮文日盛而諡號益繁唐德宗時顏真卿言玄宗末姦臣竊命列聖之諡有加至十一字者諡號太廣有踰古制請皆從初諡以省文尙質正名敦本而議者以陵廟玉冊木主皆已刊勒不可輕改竟不果行夫使後世而亦如秦人之以世爲號又安有此紛紛者哉是故秦人之制雖異於古未可盡以爲非也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夫禪之與繼至不一矣

而孔子以爲一者惟其宜而已矣故曰以變古罪始皇不知變者也

明代爭國本諸臣論

有明一代士大夫喜名譽好議論乃宋以來之積習也其爭大禮爭國本稍有依違卽爲公論所不容以今論之大禮之議互有得失而其爭國本者亦未爲得也夫光宗生於萬厯十年福王生於十四年相去纔四歲是時神宗春秋尙富國賴長君之說固無取也且春秋之義立嫡以長立庶以貴神宗孝端王皇后無子則光宗與福王皆庶也非所以論長幼也論貴賤可矣光宗母王氏乃慈寧宮宮人神宗私幸而有身萬厯十年始封恭妃是年光宗生其微矣福王母鄭氏始入宮卽爲貴妃福王生又進封皇貴妃然則以春秋之義而論光宗猶魯之隱公也

福王猶魯之桓公也公羊子曰隱長則何以不宜立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桓何以貴母貴也又曰其爲尊卑也微國人莫知夫隱桓之母尊卑至微而隱猶不宜立有明諸臣其未讀春秋者矣且神宗執祖訓立嫡以立庶之說謂皇后尙少儻後有出是二儲也其議甚正而王如堅朱維京乃云后若有出所冊元子自宜避位何嫌何疑夫所以立太子者爲國本也國本不可數易也如諸臣之言則是立之之時先存廢之之意狐埋狐搯事同兒戲豈所以重國本乎若謂福王得立則鄭氏擅政將不可制夫如是必立無母之人而後可也且必如元魏子貴母死之例而後可也天下未來之禍豈勝防哉光宗卽位其母先死無母后之亂矣而李選侍者恣睢其閒至於宮府交鬩而後已熹宗卽位李選侍無權矣而奉聖夫人客氏乃挾

阿母之恩與魏忠賢表裏相煽荼毒天下馴致亂亡使爭國本者將逆杜未來之禍則吾謂天啟之亂諸臣爲之也而諸臣又豈受之乎是故諸臣之爭皆爭所不必爭而其甚者因神宗有立嫡之說遂疑后病已殆帝且立妃爲后然孝端至四十八年始崩崩而鄭貴妃竟不進位爲人臣子而逆探君父所未有之邪志罪莫甚焉且使孝端竟歿於太子未立之前鄭貴妃果進位爲后則亦聽其以福王爲太子可矣諸臣獨未聞殷太史之事乎乃必乘后之猶在先擁光宗而立之使夫福王者必無可立之道吾不知其何心也至於妖書之獄挺擊之案盈廷喧闐意主攻擊古之君子處人骨肉之間豈如是歟嗟乎明人之學未有自得者也小而詩文之體規規摹擬大而乘朝車議國事亦徒泥夫古人之見而不知所以裁之其爭大禮爭國本皆宋

人之緒論也然而宋之英宗受命於仁宗而爲之子明之世宗未嘗受命於孝宗而爲之子則大禮之議固已襲宋人而失之矣若夫宋人之爭國本其君無子也明神宗既有子矣自臣子觀之均之吾君之子而又皆非嫡也諸臣不知春秋之義區區以長幼之說爭之何其陋也記曰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其明人之謂歟

周書明醜說

吾讀周書度訓篇曰罰多則困賞多則乏乏困無醜教乃不立是故明王明醜以長子孫命訓篇曰夫民生而醜不明無以明之能無醜乎若有醜而競行不醜則度至於極又曰天道三人道三天有命有禍有福人有醜有紿紿有斧鉞以人之醜當天之命以紿紿當天之福以斧鉞當天之禍常訓篇曰明王自血

氣耳目之習以明之醜醜明乃樂義樂義乃至上此三篇者皆
文王之書而其書皆言醜且與紼纁斧鉞並列而爲三嗚呼古
之聖人所爲移風易俗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者其莫大
於醜乎蓋聞上古之時無所謂五刑也畫衣冠異章服以醜之
而已矣故曰以幪巾當墨以草纓當劓以菲履當刖以艾鞶當
宮以布衣無領當大辟夫如此者其於人非有毫髮之損也然
而人之受之者不啻刀鋸之在其身是何也曰醜也至於後世
刑不可得而廢矣然而人之耳目形色猶古也其血氣心知亦
猶古也亦安在不可以醜之哉是故聖人之立教也曰不用吾
教者不與之齒夫不與之齒亦於其人無毫髮之損也然而人
也行乎國中而居乎宗族鄉黨鄰之時有與我等夷者焉今
不與我齒矣有卑幼於我者焉今不與我齒矣此其醜豈直撻

之於市而已哉今夫紼纁也斧鉞也實焉者也醜則虛焉者也
實之爲用有窮而虛之爲用無窮故醜者聖人治天下之大權
也今之世孝子順孫義夫節婦有聞於朝而旌其閭者矣至於
干名犯義傷風敗俗者未聞別異其衣服居處禁不與齊民齒
也是民知爲善者之榮而不知爲不善者之醜也此刑罰之所
以日繁而奸宄之所以不息歟昔孔子射於矍相之圃使子路
出延射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是亦醜之
之意也後世若蔡興宗之於王道隆江敦之於紀僧真其有矍
相之遺風乎是故紼纁也斧鉞也朝廷之事也不在其位不得
議也至於醜則士大夫與有責矣

蜀漢非正統說

以正統予蜀者朱子之失也自陳壽三國志之後皆以魏爲正

清儒學案卷一百八十三
統習鑿齒生東晉之時初爲帝蜀之說而溫公通鑑仍以魏爲
正統固知其說之不足據矣至朱子作綱目乃始黜魏而帝蜀
嗚呼正統者天下之公非可以私意予歟其間當是時中原之
地已盡入於魏安見夫天下之統不在中原之魏而反在區區
一州之蜀歟先主於漢無論其昭穆無考不得以光武比卽使
其果爲漢裔而漢自桓靈失道自絕於天天命不常豈一姓所
得而私哉先主崎嶇畢世不能爭尺寸於中原孔明繼之亦無
所濟天之棄漢已可知矣而作史者乃欲於千百年後追而予
之不亦誣乎且夫漢有天下四百餘年當時臣子或不忍其遽
亡而冀幸其少延於蜀此固仁人誼士之用心而亦君子之所
許也是故晉旣亡矣而韓延之之徒不忘晉唐旣亡矣而孫郃
韓偓之徒不忘唐君子未始不哀其遇而悲其志然而此一二

人之私也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奈何徇一二人之私而廢
天下之公平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天實主之亦豈儒者所能歟
彼以與此乎故曰以正統予蜀者朱子之失也或曰春秋僖公
十七年齊人殲于遂穀梁子曰無遂則何以言遂其猶存遂也
昭公九年陳火公羊子曰存陳也然則聖人之重絕人國固如
此今子之說無乃非春秋之義乎曰陳滅於楚不久而復此可
以例西漢之中絕而不可以例東漢之亡是故王莽與朱溫均
之篡也漢能復興則王莽不得成其爲新唐不復興則朱溫得
成其爲梁使昭烈而能爲光武以之黜魏可也若夫據一州之
地而欲竊天下之統君子不許也且春秋之存遂非存遂也當
是時遂旣亡矣而遂之遺民不忍其亡殲齊之戍者以報故主
之怨雖不足以復國亦仁者所哀矜焉是故春秋書之以勸後

世之爲人臣子者綱目於宋元嘉四年書晉處士陶潛卒吾以爲得春秋存遂之意而豈所以論天下之統乎故曰以正統予蜀者朱子之失也

文廟祀典議

咸豐六年樾在河南學政任奏請援遽瑗之例以鄭公孫僑從祀文廟兩廡又請以孔子兄孟皮配享崇聖祠詔下禮部議皆如所請樾旋以人言去職跼伏草野又經兵亂流離奔走靡有定居念文廟祀典尙有宜增益者樾故官學政俎豆之事固所職也茲雖放棄敢默而息乎謹私議之如左

一曰今所傳毛詩故訓傳者大毛公亨所爲也謹按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曰毛詩者出自毛公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蒼子薛蒼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閒人大毛公一云

子夏傳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趙人孫卿子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是大毛公之詩其原出於子夏鄭康成本之而爲箋孔穎達因之而爲正義至今學者誦習謂之毛詩齊魯韓三家之詩皆不傳而毛詩獨行昔唐貞觀二十一年詔以左丘明卜子夏等二十二人代用其書垂於國胄自今有事大學並令配享若大毛公之故訓傳非所謂代用其書者歟徐堅初學記載大毛公之名曰亨是較高行子之徒傳其氏而不傳其名者其迹之顯晦有殊矣乃文廟從祀有小毛公葺而無大毛公亨禮曰三王之祭川也先河而後海或原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今祭小毛公而不及大毛公無乃飲其委而忘其原歟非先河後海之誼也是宜增入者

一曰義理存乎訓詁訓詁存乎文字無文字是無詁訓也無詁訓是無義理也然則文字所繫顧不重歟漢太尉南閣祭酒許慎生東漢中葉去古稍遠俗儒或詭更正文以耀於世慎學於賈逵從受古學著說文解字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敘篆文合以古籀使學者得以考見六書之原因文字而通訓詁因訓詁而明義理厥功甚巨其稱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凡古文舊說散失無傳者賴其書猶存什一鄭康成注禮嘗徵引及之鄭之於許年代未遠而其書已爲鄭所刺取慎又著孝經孔氏說及五經異義是其貫通經學著述非一而說文解字一書尤爲言小學者所宗士生今日而欲因文見道舍是奚由哉伏念我朝同文之治超踰前代家有許氏之書人習說文之學而春秋有事文

廟慎不得與配享之列無乃闕歟是宜增入者二

孔忠移祀崇聖祠議

謹按家語孔忠字子蔑孔子兄子蓋卽孟皮之子也今從祀大成殿東廡其位在狄黑之下公西蒧之上說苑載孔子弟子有孔蔑者與宓子賤同仕孔蔑卽孔忠也其賢固不若子賤然旣爲孔子兄子則子思子之從伯叔父也子思爲四配之一祭於殿上而孔忠祭於廡揆之倫理有未順焉伏思顏路曾皙並孔子弟子宜從祀大成殿兩廡而今入崇聖祠者避其子顏子曾子也孔忠於子思固非父子然而禮曰兄弟之子猶子也竊謂孔忠宜移祀崇聖祠以安子思之神樾於咸豐六年奏請以孟皮配享崇聖祠而未見及此因著其說俟後之君子焉

學校祀倉頡議

清儒學案卷一百八十三
古者崇德報功凡有功德於民者必在祀典是故農則祭先嗇
蠶則祭先蠶使民反本追遠不忘所自始也夫文字之興自倉
頡始矣謹按許慎說文解字序曰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蹏迒
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百工以乂萬品以察蓋
取諸夫是易結繩而爲書契皆倉頡之功慎又曰文字者經藝
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識古然則倉頡之功
不在嗇與蠶之下矣鄭康成注周官肆師曰貉師祭也祭造軍
法者其神蓋蚩尤夫兵者凶器聖人所得已而用者也然旣
用其法則不得不報其功故雖以蚩尤之凶人而亦祀典之所
不廢況倉頡親爲黃帝史初造書契以利萬世者乎竊謂天下
學校上自京師下至郡縣宜皆建立倉頡祠祭孔子前一日祭
以少牢以報其初造文字之功亦祀典之所不容已者也倉頡

祠旣立謂定配享之位衛恆四體書勢曰昔在黃帝創制造物
有沮誦倉頡者始作書契以代結繩然諸書多言倉頡少言沮
誦意沮誦其倉頡之佐歟今定沮誦爲配享第一周宣王時太
史籀著大篆十五篇是大篆所自始今定周太史籀爲配享第
二秦始皇帝旣并天下丞相李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
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始改大篆是小篆所自始李
斯趙高其人均不當祀今定秦太史令胡毋敬爲配享第三秦
下杜人程邈得臯幽繫雲陽增減大篆體去其繁複始皇善之
出爲御史名其書曰隸書是隸書所自始今定秦御史程邈爲
配享第四配享旣定請定從祀之位自李斯作倉頡篇漢初學
者以倉頡爰歷博學合爲三倉嗣漢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
篇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

尙篇平帝時揚雄作訓纂篇至後漢班固又續作十三章有太
甲篇在昔篇和帝時郎中賈魴又作滂喜篇而後之學者因以
李斯趙高胡毋敬所作爲上卷揚雄所作爲中卷賈魴所作爲
下卷亦謂之三倉凡此諸書今惟急就篇尙存餘並散佚然有
功小學許慎說文解字之書蓋本於此淵源所自不可沒也竊
謂自司馬相如至賈魴六人並宜從祀倉頡祠至許慎說文解
字爲言小學者所祖俾學者因文字而通訓詁因訓詁而通義
理厥功甚巨當從祀文廟故不列於此若夫言書法者以羲獻
爲聖言韻學者以周沈爲宗實則破壞字體變亂古音斯乃六
藝之臯人八體之巨蠹後之議者無僂入也

考定文字議

孔子曰必也正名乎鄭康成曰正名謂正書字也古者曰名今

世曰字夫文字之不正似於爲政無損而孔子論政以此爲先
且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推而極之至於禮樂
不興刑罰不中而民無所措手足然則文字之所繫顧不重歟
嬴秦氏興事不師古變改籀文以從簡易周內史之職廢而所
謂達書名於四方者不可復見漢儒許慎於是有說文解字之
作敘篆文合以古籀古聖人勗造書契之意其不盡泯滅者賴
有此書之存而經典相承尙沿譌體類多苟且不合六書今宜
考正文字專以許氏書爲準一日正字義夫古人制字皆有本
義經典所用每多段借而許君解字必從其朔所以明字之本
義也如逆爲送逆字而順逆字止當作並降爲升降字而降伏
字止當作夆化爲教化字而變化字止當作乚氣爲氣稟字而
雲氣字止當作气樹爲樹木字而樹立字止當作封漏爲漏刻

字而穿漏字止當作扇假爲真假字而假借字止當作段湮爲
湮沒字而湮塞字止當作聖微爲隱微字而微細字止當作敷
違爲違離字而違背字止當作韋懷爲懷思字而懷俠字止當
作襄辯爲辯治字而辯訟字止當作辨垂爲邊垂字而下垂字
止當作亟距爲雞距字而距止字止當作距鄙者五家爲鄙也
而鄙嗇字止當作晷災者天火曰災也而災害字止當作𡵓厚
者山陵之厚也而厚薄字止當作昂兩者二十四銖也而參兩
字止當作罔溫者水名也而溫良字止當作昱蒙者艸名也而
蒙覆字止當作冢郭者齊之郭氏也而城郭字止當作冢節者
竹約也而符節字止當作日捷者軍獲得也而捷速字止當作
走啟者教也而開啟字止當作肩殿者擊也而殿始字止當作
犀散者雜肉也而分散字止當作敝裂者繒餘也而分裂字止

當作裂備者慎也而具備字止當作葡愛者行兒也而慈愛字
止當作恣憂者和之行也而憂愁字止當作惠稱者銓也而稱
舉字止當作再譟者擾也而呼譟字止當作臬私者禾也而公
私字止當作厶遂者亡也而遂意字止當作豕腥者星見食豕
肉令肉中生小息肉也而腥臭及腥熟字止當作胜此皆增益
之而失其本字者也又如旨爲甘旨字而意旨字必當從心作
惛敫爲敫細字而敫伺字必當從見作敫須爲須眉字而須待
字必當從立作頤咎爲災咎字而咎怨字必當從心作愆卒爲
隸卒字而生卒字必當從歹作粹交爲交脰字而交會字必當
從辵作迺芻爲芻蕘字而芻豢字必當從牛作犒典爲典謨字
而典主字必當從支作敷美爲甘美字而美色字必當從女作
媯陳者國名也而陳列字必當從支作敝強者蟲名也而勉強

字必當從力作𦍋淨者魯北城門池名也而潔淨字必當從靜
作澗朱者赤心之木也而朱紫字必當從糸作絳衰者艸雨衣
也而衰減字必當從艸作𦍋黨者不鮮也而朋黨字必當從手
作攬父者芟艸也而又治字必當從辟作𦍋率者捕鳥畢也而
率先字必當從辵作逕渴者盡也而飢渴字必當從欠作𦍋蔑
者目無精也而輕蔑字必當從心作憊尤者異也而尤悔字必
當從言作訛史束縛捽也而史字必當從斗作𦍋弭者弓無
緣也而弭止字必當從心作𦍋監者臨下也而監視字必當從
目作𦍋專者六寸簿又紡車也而專壹字必當從女作𦍋復者
往來也而重複字必當從彳作𦍋此減消之而失其本字者也
又若鬱鬱字當作鬱鬱則森鬱字矣涼風字當作𦍋涼則涼薄
字矣烈風字當作𦍋烈則火烈字矣敷播字當作𦍋播則播種

字矣保守字當作𦍋保則保養字矣扶疎字當作𦍋扶則扶佐
字矣期年字當作𦍋期則期會字矣偏枯字當作𦍋偏偏則偏頗
字矣媿異字當作𦍋媿則媿姪字矣接續字當作𦍋接則交接
字矣漸進字當作𦍋漸者水名也蒿里字當作𦍋蒿者艸名也
耕芸字當作𦍋或作𦍋芸者艸名也懲艾字當作𦍋艾者艸名
也觚稜字當作𦍋觚者酒器也敷施字當作𦍋施者旗兒也昭
穆字當作𦍋昭者日明也柴望字當作𦍋柴者小木椽材也遷
移字當作𦍋移者禾相倚也兼該字當作𦍋該者軍中約也渾
厚字當作𦍋渾渾者混流聲也合𦍋字當作𦍋𦍋者謹身有所承
也煩亂字當作𦍋亂者治也範法字當作𦍋範者軌也稍地字
當作𦍋稍者出物有漸也急暴字當作𦍋暴者晞也戮力字當
作𦍋戮者殺也朔望字當作𦍋望者出外望其還也商賈字當

作商者從外知內也蓼嶽字當作蓼蓼者榮也冲虛字當作
盅冲者涌搖也披靡字當作旅披者從旁持也格鬪字當作格
格者木長兒也微幸字當作傲傲者循也俟待字當作竢俟者
大也詭譎字當作詭詭者責也抵觸字當作牴牾者擠也混同
字當作棍混者豐流也袒裼字當作但袒者衣縫解也攜貳字
當作懽懽者提也又若容爲容受非頌兒之頌周爲周密非矧
徧之矧墳爲墳墓非玢行之玢殘爲殘殺非殯餘之殯原者水
泉本也非平遠之遠昆者同也非冢弟之冢梟者不孝鳥也非
鼎首之鼎豪者豕鬣也非勢疆之勢窪者清水也非窠下之窠
序者東西牆也非次敘之敘暨者日頗見也非景與之景篤者
馬行遲也非管厚之管蛉者青蛉也非螟蠕之蠕爪者爪也非
叉甲之叉頤者大首也非策賦之策及菰分之菰鮮者魚名也

非新蠶之蠶及匙少之匙此其始皆由同音段借而積久相沿
遂失其本字又若帥悅一字也杭抗一字也糠康一字也簋匱
一字也呂膺一字也或域一字也昔腊一字也咳孩一字也臚
膚一字也枹桴一字也冰凝一字也常裳一字也今則誤分之
詞爲言詞而詞訟字當爲辭辭受字當爲辭讓爲責讓而推讓
字當爲攘攘臂字當爲攘圍爲守固而固圉字當爲圍禁圍字
當爲敵溺爲弱水而陷溺字當爲休便溺字當爲巢各有本義
元非一字今則誤合之如此之類不可悉數夫段借爲六書之
一必欲盡改經典以從許氏之書非通論也然至於操筆味墨
自爲文字則本字具在何不可書必舍本字而用段字又豈理
乎所爲正字義者此也二曰正字體許氏說文兼收或體蓋其
博采通人以成一家之書用力勤矣然每字必先列正文次附

處處行而處廢矣或作尊尊行而尊廢矣鷦或作難難行而鷦廢矣義或作羶羶行而義廢矣羶或作焦焦行而羶廢矣宅或作蛇蛇行而宅廢矣經或作賴賴行而經廢矣膝或作殘殘行而膝廢矣夫許君既收此字則閒一用之固無不可乃承用既久至以正體爲僻字廢而不用大非許君雅意矣又如肩俗作肩今用肩而廢肩鹽俗作膿今用膿而廢鹽采俗作穗今用穗而廢采枝俗作肢今用肢而廢枝羣俗作羣今用羣而廢羣歛俗作嘯今用嘯而廢歛鷦俗作灘今用灘而廢鷦則以俗體而廢正體尤乖許君之旨此雖說文所有者不可不正也若乃許氏所載九千三百五十三文今不盡用而所用率多俗字不合六書如童增作瞳須增作鬚維增作額壁增作甃番增作蹻景增作影縣增作懸淖增作潮鉏增作鋤幪增作幪又增作釵

募增作暮汙增作汙後增作篠虛增作墟頻增作顰嘗增作謠鮭增作鯉構增作耦責增作贐飡增作餐店增作痾皆俗書誤增者也如蘊省作薑姆省作姆僕省作飢茨省作沃娛省作妖澤省作泐錫省作錫蒨省作菱衛省作衛落省作苔駘省作岷焚省作焚侵省作侵尋省作尋獮省作獮羣省作羣諛省作唉皆俗書誤省者也宅若甕之爲髭鬣之爲襪胆之爲蛆舖之爲哺鑊之爲獸谿之爲溪鼃之爲蛙闐之爲縝貶之爲紕殺之爲淆佗之爲鮑雅之爲鴉簷之爲啞旒之爲航鉗之爲瓶僇之爲擔導之爲髯剝之爲膝趨之爲躁距之爲拒絳之爲裸張之爲脈贛之爲贛穴之爲疚梭之爲般輓之爲挽稠之爲捆版之爲板嫫之爲惱漱之爲漱闔之爲鑰則聲是而形非也鍾之爲鎚鞅之爲鞋斲之爲齧鷦之爲鷦瞑之爲眠鷦之爲鷦次之爲涎

嬰之爲婆拖之爲拖酌之爲酌揔之爲揔猓之爲猓靖之爲崢
騰之爲黛徵之爲澄瞋之爲瞬贅之爲蘋猓之爲猓踴之爲踴
坂之爲汴瀉之爲潯揔之爲揔揔之爲揔揔之爲揔揔之爲磨
蜚之爲蜚則形是而聲非也至於亘之爲亘與之爲票季之爲
年界之爲昊竝之爲並晉之爲替晉之爲晉舜之爲舜舜之爲
乘競之爲競舜之爲舜舜之爲舜舜之爲舜舜之爲舜舜之爲
屑灸之爲赤苻之爲前則似是而實非又若黏之爲糊陞之爲
狷難之爲鷗難之爲埋姓之爲晴蔽之爲蒯沫之爲韻擊之爲
腕凭之爲憑毫之爲毫倣之爲媵頰之爲俯響之爲炒塙之爲
確膳之爲瘠則於正書絕遠形聲俱異矣若夫壻之爲壻歛之
爲甦則本有形聲字而造爲會意字目之爲帽自之爲堆則本
有象形字而造爲形聲字凡此之類皆許君所謂詭更正文以

耀於世者胥史文書市井簿記承襲舛譌或無譏焉大正君子
高文典冊豈宜有是哉此說文所無者尤不可不正也所謂正
字體者此也字義與字體皆考正文字所宜先好古之士儻有
取乎是而更廣其所未備著爲一書使學者有所依據視佩觿
千祿諸書誼例尤精矣或於正名之道未始無補與

附錄

先生在河南學政任內曾以所著易原圖三卷奏進奉旨發還
先生述懷詩所云議禮偶增新俎豆談經難闡古圖書議禮指
請以子產孟皮從祀下句卽指此也今易原圖不在春在堂全
書海內亦無知者弟子尤瑩嘗問之先生云卽曲園雜纂中之
邵易補原而稍有異同

尤瑩輯
年譜

先生省母於其兄福寧官舍晤閩浙制府英香巖相國爲道咸

豐間以河南巡撫入覲文宗猶詢及姓名有人頗聰明寫作俱佳之諭先生聞之不覺失聲及光緒癸卯重宴鹿鳴得旨復編修原官有早入翰林殫心著述啟迪後進人望允符之諭稽古之榮一時無兩曾文正謂先生拚命著書食報之隆乃償於後可謂極儒生之殊遇

繆荃孫撰行狀

先生於道光庚戌禮部覆試詩題爲澹煙疏雨落花天首句云花落春仍在爲曾文正所賞謂詠落花而無衰颯意與小宋落花詩意相類言於同閱卷諸公置第一此受知文正之始後遂以春在堂名其全書志知遇也

同上

曾滌生日蔭甫所著羣經平議論考工記世室重屋明堂之制駁正鄭注思通鬼神有超乎戴氏考工記圖者

求闕齋日記

曲園弟子

戴先生望

別見南園學案

劉先生恭冕

別見端臨學案

黃先生以周

別見微居學案

朱先生一新

別見越縵學案

吳先生大澂

別見校邠學案

吳先生慶坻

別見葵園學案

譚先生獻

譚獻字仲修仁和人同治丁卯舉人歷官歙全椒合肥宿松知縣少負志節學有體用又通知時事於古今治亂天下得失如指諸掌國家大政制大典禮能講求其義博通羣籍原本經訓其治經必求西漢諸儒微言大義不屑屑章句讀書日有程課舟車南北及在官退食未嘗一日輟凡所論述櫟括於所爲日

記有復堂類集

參史傳 吳慶坻撰傳

類集

六義篇

夫明陰洞陽人聲幽越莫知所起原本自天性情畢宣託於萬
彙神人和協表於笙鍾大呂雲門亦云遐矣周宗太師分職宗
伯迺教六詩其一曰風曰賦比興正誦成焉絃詩三百六篇無
辭自衛反魯然後樂正不經孔公風正無別西河老師高足傳
授命筆敘之端本教化六義次第亦亡革焉禁邪止姦春秋成
法蝨蟲草木通乎易象成厥王政尙書典要升降品節攷禮古
經然而人心幽玄陰氣有欲化匪在著不疾不除好學深思請
陳其略功德隆盛朝廷清明春大合樂宜首頌聲正有正變上
宣治理下道疾苦亦堪弁冕鋪陳其事厥制富有賦且先焉聖

師萬物援爲法戒比引大端毛公說詩獨標興體經師家法夫
有所受則亦綜括一而周五昔抱遺經諷誦言語述東西京博
士所業側聞吹豳堂上樂作豳正豳頌統於一詩豳公之孫實
惟周公王基肇始以詔子姓非風而風且詩附之又聞崧高天
子大功命將策勳宜告清廟生民推本皇祖發祥雅亦有頌各
還其曹有客紀宋韓奕大韓列國之風亦有推本故知篇什脈
絡可通若賦比興詩以爲緯匪可別白判爲異製惟風也者上
以化下下以風上吟詠情性本末條貫如其無風是無詩也四
方所形乃名曰正各有正變與風不殊頌雖巨禮不出民間風
化初徧乃告成功五風之極匪殊涂軌賦比與興陳事託物六
情五性風以動之由斯以談故書雅記多陳六義次第勿章以
風首列可以意逆或者戶曉未有敷陳憑臆而言以俟達者且

夫風者終始化本世與世續旋轉簸蕩天人盛衰古古相禪乾坤未息風且不窮人心永靈風爲職志金水木火天門開闔皆以其物周官所掌大敘所陳齊魯毛韓一以貫之豁滯極疑又何嫌乎

書皋陶謨後

僞孔傳本益稷篇在治忽傳曰在察天下治理及怠忽者忽之訓怠於古無徵治忽連文句乖師法史記集解引鄭注云習者臣見君所秉書思對命者也君亦有焉以出內政教於五官是在治句絕下云習以出內五言也此古文家說與說文解字曰部囑籀文囑注一曰佩也象形然夏本紀作來始滑裴駟云滑字尙書作習不言來始字異同司馬貞索隱乃曰古文尙書作在治忽小司馬時正義已頌以僞傳爲真古文所謂古文者僞

孔本非鄭注本也史公從安國問故所見壁中真本而史記傳寫來爲形誤渭爲聲誤蓋一求之漢書再求之尙書大傳而知之矣漢書律志曰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出內五言尙書大傳曰定以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著其素伏生所傳孟堅同之足攷今文家法至史記所引七乃作泰轉寫成來非史公本然也自七始之文見於漢初七始華始唐山夫人歌之孟康注之則在安國史遷之前者矣由是觀之今文作七始古文作泰始初無異文鄭氏注大傳曰七始黃鍾太簇大呂南呂姑洗應鍾蕤賓也其注虞書未必不合後人自爲小司馬誤耳至於史記之滑與鄭注之習同一古文而殊別者裴駟所謂音近致誤習之與詠乃爲今古文之異索隱又云今文作采政忽近儒或以爲蔡邕石經本或以爲夏侯三家本竊謂貞之言古

文不可信言今文庸渠可信乎

周公居東記

書金縢紀周公居東儒者紛紜異說案說文辟部辟注曰治也周書曰我之不辟此壁中古文本之孔氏者也馬鄭所傳消作辟遂讀爲避言避居東都而王肅乃曰周公攝政遭流言作大誥而東征是以居東卽東征證之詩序言東征三年而歸與居東二年不合史記周公世家云東土二年而畢定周本紀則作三年當以本紀爲正蓋征東三年事非居東二年事公方攝政聞流言史臣紀管叔及其羣弟乃事後之文當居東時未有主名冢宰大臣巡方以廉之亦以鎮撫遠近久之蹤跡顯著反形益成周公乃賦鴟鴞之詩垂涕而道書言於後公乃作詩以貽王居東旣久已得主名也三監遂畔始有東征之師當在二年之後不得遂以東征當之馬鄭之言避居似本周

公世家而失其義史記云我之所以弗避而行攝政蓋謂不避攝政亦非出避之謂壁中古文安國以今文讀之故以辟當辟與退辟之辟同文子長問故馬鄭傳經至生異議倘文從遺簡事訪古初則辟者治也居東二年所以治之也罪人斯得得主名也二公分陝召伯巡行則周公居東亦猶召公聽訟而已與夫冢宰攝政皆其分所當爲無滋曲說可也若夫揃蚤沈河走而奔楚傳聞異辭當衷諸聖魯襄適楚夢公祖道左氏爲六國時人炫奇奮筆未足爲左契也

林先生頤山

林頤山字晉霞慈谿人光緒壬辰進士江蘇卽用知縣先生早負文譽上元宗湘文源瀚守寧波創設辨志文會講經史經世之學先生爲會中高才生長沙王祭酒先謙督學江蘇延佐輯

校經解續編迨通籍後服官江蘇淡於榮利著述不輟繼黃季
倣主講南菁書院教士一秉遺規士林翕服宣統初聘任禮學
館纂修著有經述三卷及經解續編著錄行於世又有羣經音
疏補證水經注箋疏彙未傳

參事略

經述

土圭測土深攷一

周禮地官大司徒以土圭之灋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
則景短日北則景長日東則景夕日西則景朝注晝漏半而置
土圭表陰陽審其南北東西凡日景於地千里差一寸謹案周
髀算經上夏至日晷一尺六寸正南千里一尺五寸正北千里
一尺七寸淮南天文訓欲知天之高樹表高一丈正南北相去
千里同日度其陰北表二尺南表尺九寸千里陰短寸淮南根

據周髀因有千里差一寸之說周髀算經上李淳風注宋元嘉
十九年歲在壬午遣使往交州度日影夏至影在表南三寸二
分太康地理志交趾去洛陽一萬一千里陽城去洛陽一百八
十里交趾西南望陽城洛陽在其東南較而言之陽城去交趾
近於洛陽去交趾一百八十里則交趾去陽城一萬八百二十
里而影差尺有八寸二分是六百里而影差一寸況復人路迂
迴所較彌多又未盈五百里而差一寸千里之言固非實也據
此知千里差一寸其說昉自周髀淮南至宋元嘉以後已知其
說之不實再以今時憲術依次推之自其地景○寸至一寸景
一寸至二寸景二寸至三寸景三寸至四寸景四寸至五寸景
五寸至六寸景六寸至七寸景七寸至八寸景八寸至九寸太
陽兩高弧較四十三分約一度二百里化作一百四十三里強

而景差一寸景九寸至一尺景一尺至一尺一寸景一尺一寸至一尺二寸景一尺二寸至一尺三寸景一尺三寸至一尺四寸太陽兩高弧較四十二分化作一百四十里而景差一寸景一尺四寸至一尺五寸景一尺五寸至一尺六寸太陽兩高弧較四十一分化作一百三十七里弱而景差一寸然則千里差一寸與一百四十三里強差一寸一百四十里差一寸一百三十七里弱差一寸相去甚遠即使古里小而今里大亦不應相去至八九倍之遠鄭君當後漢時厯學尙疏此亦時使之然矣

土圭測土深攷二

大司徒又云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注鄭司農云土圭之長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適與土圭等謂之地中今潁川陽城地爲然謹案續漢郡國志潁川郡陽城水

經潁水東過其縣南注周公以土圭測日景處顧處土方輿紀要引登封縣志陽城廢縣故城中有測景臺周公立土圭測景漢唐皆因之卽疏所云古跡猶存也漢陽城縣故城在今河南河南府登封縣東南三十五里丁長沙依內府輿圖經緯度作度里表登封縣北緯三十四度二十九分據泰西侯失勒談天卷末所附天學常用數咸豐九年黃赤大距二十三度二十七分二十七秒三八顧金山九數外錄天重學記黃赤距古大小約百年差四十八秒每年差○秒四八今以咸豐九年依疏義上推周公攝政四年而周之紀年依漢志大統厯得積年二千九百七十一與○秒四八相乘得一千四百二十六秒○八收作二十三分四十六秒○八加咸豐九年黃赤大距二十三度二十七分二十七秒三八得周公攝位四年黃赤大距二十

三度五十一分一十三秒四六轉減登封縣北緯三十四度二十九分餘十度三十七分四十六秒五四轉減象限九十度餘七十九度二十二分十三秒四六卽周公攝政四年夏至午正太陽高弧乃與先鄭注夏至立八尺表其景適與土圭尺有五寸等較其高弧度分秒則以景一尺五寸爲一率表八尺爲二率半徑一千萬爲三率求得四率正切五千三百三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檢八線表知太陽高弧七十九度二十二分四十九秒二三減所推太陽高弧七十九度二十二分十三秒四六餘三十五秒三七轉減登封縣北緯三十四度二十九分餘三十四度二十八分二十四秒六三卽周公測景處北緯以一度二百里約之在今登封縣南二里許唐會要四十二儀鳳四年五月姚元辯奏於陽城測景臺依古法立八尺表夏至日中

測影尺五寸正與古法同唐儀鳳四年卽調露元年上距周公攝政四年得積年一千七百九十一年而日景差數猶不之覺益信陽城廢縣故城中有測景臺必非周公測景古跡矣周髀算經上李淳風注周禮夏至景尺有五寸馬融以爲洛陽鄭玄以爲陽城果使陽城測景臺是周公古跡馬季長不應改先鄭注陽城爲洛陽且先鄭明云今潁川陽城地爲然顯係測景臺爲漢時所造周髀算經上李淳風注劉向洪範傳夏至影一尺五寸八分與周禮尺五寸不合知陽城測景臺不昉自西漢而自東漢續漢律厯志下晷景夏至尺五寸與周禮合天文志上劉注張衡靈憲用重句股懸天之景薄地之義然則陽城測景臺當是東漢張衡等測景古跡與

臺當吳東楚越晉國最古樞輿五國輻輳九千度餘
隆井邇淵靈憲具重曰想天之景輭此之維然便國越時景
自東楚越晉越志不景景至只正正與風輦合天文志土
正八八八與風輦只正不合取國越時景臺不胡自西楚而
無對和也哉國輦輦土李商風井隆向越輦輦至景一八
井國越時景且夫漢明云今想風輦此風然輦輦時景臺
以爲國越時景輦輦最臺景風公古樞輿臺是不應也夫漢
輦輦土李商風井風輦輦至景只正正風輦輦爲晉國輦
益計國越時景輦輦中官輦輦臺必非風公輦輦最古樞輿輦
輦近國輦輦輦輦一千七百六十一年而日景美輦輦不之覺
清儒學案卷一百八十三終

